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吳中水利全書卷二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臣江潮

吴中水利全書卷二十二　　明　張國維　撰

議

議皆擬議修濬便益因時設策隨地酌宜各攄所見合類縱觀斯知後人之指畫總不越前人之範圍

宋

趙必棣修復練湖議

雲陽之練湖原有斗門三石𥗽六函口一十三多被風

水衝坍上湖則褰裳可涉下湖則如履平地今水道久已湮塞未可猝復惟存函管取以備蓄洩也若湖中水滿須資函以洩之淺則不須矣舊年傾頹處止是下湖西埂四百餘丈今上湖橫埂三百六十丈上金斗門三十五丈南石礎基七丈皆先後坍壞官府倘復悠悠不恤非惟水無所蓄而頑民做傚侵害耕農其來正未艾也維今霜降水涸亟宜上緊興工必于安邊太平庫錢及平江府新收義米内量支募夫

運土補築外埂然後値松插柳候措置椿石陸續釘砌若失此時後悔無及

元

任仁發水利議答

議者曰吳淞江前時深通今時何爲而塞豈如海變桑田之說非人力所可爲者歟答曰東坡有言若要吳淞江不塞吳江一縣之民盡可徙于他處庶上源寛闊清水力盛沙泥自不能積何致有湮塞之患哉歸

附後將太湖東岸出水去處或釘柵或作堰為築狹為橋及有湖泖港汊又慮私鹽船往來多行塞斷所以清水日弱渾潮日盛沙泥日積而吳淞江日就淤塞正與東坡所見合若曰如海變桑田一付之天則聖人手足胼胝盡力溝洫皆虛言也聖人豈欺我哉所當盡人力而可為也議者曰錢氏有國百餘年止長興間二次水災亡宋南渡百五十餘年止景定間一二次水災今或一二年三四年水災頻仍其故何

也答曰錢氏有國亡宋南渡全藉蘇湖常秀數郡所産以爲國計常時盡心經理高田低田各有制水之法其間水利當興水害當除合役軍民不問繁難合用錢糧不吝浩大必然爲之又使名卿重臣專董其事豪富上戶讒言不能亂其耳珎貨不能動其心又復七里爲一縱浦十里爲一橫塘田連阡陌位位相接悉爲膏腴之産以故二三百年之間水災罕見國朝四海一統又居位者未知風土所宜視浙西水利

與諸處無異任地之高下任時之水旱所以一二年間水旱頻仍也議者曰蘇州地勢低下與江水平故曰平江故稱澤國其地不可作田今欲圍築亦逆土之性耳荅曰晉宋以降倉廩所積悉仰給于浙西之水田故曰蘇湖熟天下足若謂地勢低下不可作田此誠無稽之論何以言也浙西之地低于天下而蘇湖又低于浙西澱山湖又低于蘇湖彼中富户數千家每歲種植茭蘆編釘樁篠圍築埂岸豈非逆土之

性何為今日盡成膏腴之田此明效大驗不可掩也既是澱山最低之處尚可經理為田却說已成之田不可作田何其愚也議者曰水旱天時非人力所可勝自来討究浙西治水之法終無寸成答曰浙西水利明白易曉何謂無成大抵治之之法有三濬河港必深闊築圍岸必高厚置閘竇必多廣設遇水旱就三者而乘除之自然不能為害倘人力不盡而一切歸數于天寧有豐年耶東坡亦言浙西水旱乃人事

不修之積正此謂也昔范文正親開海浦議者沮之
公力排浮議疏濬積潦數年大稔民受其賜載之方
冊昭然可攷謂之無成可乎議者曰河渠圍岸閘竇
三者俱備則水旱可無民食可足誠為久遠之計朝
廷何謂而廢之答曰范文正公宋之名臣盡心于水
利嘗謂修圍浚河置閘三者如鼎足缺一不可三者
備矣水旱豈足憂哉國家收附江南三十餘年浙西
河港圍岸閘竇無官整治遂致廢壞一遇水旱小則

小害大則大害是以年年有荒蕪不可種之田深可痛惜今朝廷廢而不治者蓋募夫供役取辦于富户部夫督役責成于有司二者皆非其所樂所以猾吏豪民搆扇必欲沮壞而後已朝廷未見日後之利但厭目前之擾是以成事則難壞事則易東坡亦云官吏憚其經營百姓畏其出力所以累行而終輟不能成久遠之計也議者曰行都水監既是有益衙門何衆口一詞皆謂無益而明議罷之答曰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事之利害久而始明彼小民無知但見工役之繁豪民肆姧又吝供輸之費所以百般阻撓但謂無益以敗乃事殊不知浙西有數等之水極治方略皆不相同非立專司豈能成功使水監衙門真為無益古之有國者亦廢而不置久矣何為周漢唐宋之世未嘗一日不用心盡力經營水利之事列之史傳代有其人諺曰水利通民力鬆斯言信矣若浙西低下之地不須水監即今中原高阜之處水監既

不可缺而低下之處乃謂不必置何不智之甚也數年之
後河港淺塞水害滋甚有憂民忠國者出必復興修水利
之事彼横議者豈得終沮之哉議者曰水利固不可不修
然今隴西漢唐二渠止是責之有司答曰隴西二渠長流
水也濬成深渠水自下流治之無難浙西水性不一整治
方法亦殊豈可以漢唐二渠例視之哉宋賢如范文正公
蘇文忠公王荆公朱文公皆經世大儒經綸天下之大才
尚各建策設官置卒專力經營必有所見若有司兼管何

往而不敗事

潘應武言決放湖水

浙西地勢極低米糧豐厚自福山而下有二百八十餘里沙岡深以限滄溟岡身之間有港浦一百五十餘處太湖三萬六千頃受納三州之水溢流而下一路徑下吳淞江二百六十餘里抵海一路自急水港五十里下澱山湖谿港浦而入海古人開港浦漊涇瀝之類無非為去水計使民居無昏墊而土可耕種居民常常修圍

築塍府官常常修浚水路澇則車水出田旱則車水入田公私之利豈不溥哉若公私之力少有不及則民居蕩析而厚利以失錢王時置撩淺軍四部七八千人專爲事導河築堤宋初廢弛故常有水患至仁宗朝范文正公親歷海濱開浚五浦費錢米一十八萬餘貫石自後置豐田水利使者專管湖塘河渠趙運使任内用錢米四十餘萬至理宗朝創立魏江江灣福山水軍數千人專修江河湖塘僅免水患歸附後軍散營廢河港湮

塞其澱山湖中有山寺宋時在水中心東有出水港曰斜涇口曰叉港口曰小曹港曰大漄口曰小漄口各闊十餘丈通潮水往來潮退則引湖水下大曹大盈等浦入青龍蟠龍江而出海古人謂之尾閭門宋法禁人占湖為田為泄水路故也歸附後權勢占據爲田今山寺在田中雖有港漊悉皆淺狹潮水湖水不相往來攔住去水東南風水回太湖則長興宜興歸安烏程德清等處泛濫西北風水下澱山湖泖則崑山常熟吳江松江

等處泛濫皆因下流不決積水往來為害去夏一水澱山湖太湖四畔良田至今不可耕種今年可種者皆是以人力與天時爭勝負農家日夜踏車車水出田子女生趼田外河水高于田内數尺近有稻禾將熟又為暴風驟雨激破圍塍全圍渰沒子女號天慟地老農洒淚交頤今秋雖熟即日菜麥無土可種或遇風雨來歲又是荒歉建言屢矣未見施行一日過一日一年復一年積久不決圍塍坍壞再遇淫雨悉為魚池民居蕩析公

私坐失厚利彼時修治用費既廣民方困乏悔亦無及愚昨隨營田司官親曾相視水勢與高年老農知識地理人講究得澱山湖東大小曹港斜瀝等處固是泄水尾閭今為權勢占據卒難復舊澱山湖北有道褐浦石浦千墩浦小瀝口四處取江頗近水勢順便今若先于此四處開浚決放水路以救百姓以保公私實為居安慮危經理根本之計候水減退然後次第開濬諸處河港此即古人所謂下流既通上流可導也

潘應武再言水利便宜

東坡先生曰三江之水瀦為太湖太湖之水溢流吳淞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濁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水常通則吳中少水患此數句包盡浙西水路下一箇駛字斷盡浙西水性今日浙西水自丙子年歸附時招民官慮恐哨船入境擄掠鄉村各自釘塞地分河港吳江長橋係三州六縣太湖衆水之咽喉長橋南塊古來水到龍王廟側後被築塞五

十餘丈沿塘三十六座橋道實鄉村河港衆流之脉絡多被釘斷日久歲深浮穢壅塞亦有橋道被築實壩水不通流所以不能滌去淤塞以致澱山湖東小曹港口大瀝口汊港口等處潮沙日壅積成數十里之廣三五尺之厚被權要占據為田湖水潮水不相往来如人之便溺不通水滿胸腹淫雨再作舊病復至四年兩潦朝廷虧失糧米數百萬石浙西百姓離散大半今日得蒙
叅政相公敷奏決放湖水入海父老聞風鼓舞已有更

生之望續見諸人陳言俱非捄獘良策切恐有誤國聽
徒費錢糧工役除已再赴省府陳言外逐一條具事目
于後

計開

一道禤浦石浦千墩浦屬崑山縣界小瀝口屬華亭
縣界澱山湖北一帶自廟兒頭港趙屯浦一百餘
里共有港浦一十三條並皆淤塞淺狹不通應武
昨来與營田司劉副使登澱山寺鐘樓上遠望相

視惟有道褐浦石浦最低此二處取江順近水勢順便此即隨其所趨也叩問當地耆老俱曰十年前潮水往来近年湮塞淺狹不通此四處若不及早修濬溪雨再作舊病復至

一沿塘三十六座橋道俱屬吳江縣又葑門外至吳江七里橋屬長洲縣多有上下塘橋道壅塞不通數内第四橋一條水路来自湖州大錢港又名南江衝出下塘湖泊間下笠澤湖汾湖白蜆江下急

水港直至澱山湖自來此水甚險歸附後因被占

湖蕩為荷蕩造橋築隄水路淺狹不甚通徹宜委

官相視各各仍復通放

一舊時長橋南堍水口至龍王廟側歸附後被壩塞

五十餘丈見蓋房屋與軍戶居住以致太湖水口

狹小遥雨一至水不通徹多致泛濫衝損塘岸行

路不時差夫修治深為不便近日開濬處乃係歸

附後添創長橋三高亭前即非舊來泄水故道徒

費工程今來宜委官往地所指定龍王廟基省會

軍户移入營内候七八月日長水涸興工撅取泥

土就便壩壘沿塘道路高牢此亦兩便中間留一

竇境仍舊造橋相接

一吴江長橋實三州六縣衆水之咽喉沿塘三十座

橋道實鄉村河港衆流之脉絡宋立水軍三四千

人吴江知縣職銜帶提督湖塘河渠縣尉職帶巡

視湖塘河渠設官田米三千餘石名修橋米歸附

時又曰修滄縣河未應有橋道堋壊水路湮塞本縣自行支用隨即修治自此浙西三十年来並無水害及范文正公治水議乞勑下諸路行勸課之法取其簡約易從之術須賜諸路轉運使面賜一本付新授知州知縣等此養民之政富國之本也今日參政為浙西生靈敷陳決放湖水入海此三百年一遇深恐去後仍舊廢弛沿塘衆水咽喉橋道河渠失于修濬如蒙以官田撥付吴江縣管隷

選委經任好人充吳江縣尹職銜帶提領湖塘河岸常切巡視前項沿塘一帶橋道河渠并道褐浦等河應有圯壞堙塞隨即修濬通徹如此則自然永無水害實為公私無窮之利

國朝

張汝弼松江水利議

松江澤國水利為重而水道之要者則吳淞江與黃浦吳淞江在宋范文正蘇文忠兩公言之甚悉然惟患墊溺

而詳疏導不慮旱暵議及節宣非慮不及緣當時黃浦止閘有墊溺而無旱暵自永樂四年夏忠靖開黃浦其利甚大去年水潦較之永樂三年尚少三四尺然永樂三年以連雨十日大潦今年連雨月餘而潦何昔之水反多今之水反少耶蓋昔以黃浦未開洩水之道隘今以黃浦既通而洩水之道徑耳使無黃浦月餘之雨當何如耶此黃浦之大利不在吳淞江下矣然水勢急于此則緩于彼黃浦潮勢奔激衝嚙兩岸洩水益徑則淞

江潮勢平緩停注淤泥洩水益隘故黄浦之濶漸倍于舊吳淞江狹處僅若溝渠矣况淞江限于低鄉之東北洩水溢則低鄉益潦黄浦界于高鄉之西北洩水徑則高鄉益旱兩鄉異宜罕遇全熟或一歲旱潦俱見災歉實難為辭惟在乎因其地勢之高下疏導節蓄以應之當于出浦河口内被潮衝激之所運石置閘遇農月水少以時啓閉閉則高鄉潮到積水不洩而少旱矣開則收藏閘板無阻行舟并禁倚閘漁簖則此節蓄可利高

鄉再于江中甚隘處則疏而芟去蒲葦則水勢始不綠蒲葦梗咽漸淤塞則故道不廢洩水如駛而少潦矣其泥沙湧漲隨掘隨壅非大興作不可此疏導以利低鄉也然低鄉田圩不修水亦不能自避高鄉河渠不濬水亦不能逆上故有司每歲修濬但一法百弊徒勞少功而弊起于初時報數則曰某河若干某河若干及興工止濬一河或十數里五七里泥深四五鍤或止挑一鍤二鍤或推其高積填于深窪其功將畢即時星散堰水

之壩仍留在河有司臨視或指一河為二河或指某河為某河新水既漫孰測其淺孰見其壩址名曰瀆河河不加深徒增諸壩以阻水即鄉人所謂竹節壩者是也況縣夫雖多得賂即放實下手者無幾若田圩則高山水上可望而知水患常不測而至民亦不敢因循故其弊頗少此特有司之未知知而防之直易易耳雖然地方廣遠必得專官提督若委官暫至不能時巡不熟地所多為所昧且疏導江流茍非專官豈能時巡故宋置

農田水利使元置都水庸田使都水監等官亦不得已也舉事易得人難慎擇其人則利無不興弊無不革矣

史鑑吳江水利議

吳江之地土疏水緩左江右湖故水之為患也特甚太湖東南巨浸即禹貢之震澤也其西北納荆溪宣歙蕪湖宜興溧陽溧水數郡之水西南合天目富陽分水湖州杭州諸山諸溪奔注之水瀦于湖汪洋浩瀚不可涯涘而松江承其下流松江吳江古名也即禹貢所書三江既入之

一也透迤曲折洄流洑逆行百餘里始入于海而吳江據江湖之會屹然中流每遇霖雨積旬潦水漲溢渺然無際或風濤大作吞囓衝激其害又甚于雨東風則江水西侵西風則湖水東汎俄頃數尺人力莫施故瀕江之人謂之賊水者此也議者徒欲開一渠濬一涇置一牐以為治水之方是皆徇偏一之見而無救患之益也何則吳江水多田少溪渠與江湖相連水皆周流無不通者特有大與小急與緩之異爾假令南置一牐而北

流者自若束開一渠而西溢者如故固不當與諸縣治法同也竊以為今日措置之方其要有四一曰築堤吳江之田盡居江湖瀕支流旁出皆蕩漾不可以名計苟不致力于隄防以禦捍之則未見其可也本朝永樂中治水東南尚書夏忠靖公創于前通政使趙君繼任于後無不注意于隄防皆妙選官屬分任諸縣而二公則周爰相度而考課焉其法常于春初編集民夫每圩先築樣墩一為式高廣各若干尺然後築隄如之其取土

皆于附近之田又必督民以杵堅築務令牢固隄既訖工令民𤨏泥填濯取土之田必使充滿復于隄之內外增廣其基名為抵水葢隄既高峻無基以培之則歳久必頽矣又諭民于抵水之上許其種藍而不許種豆葢種藍必增土久而日高種豆則土隨根去久而日低矣此雖為繁碎難行然亦可使民繇之而不知也厥後二公去任二三十年間豈無水患而不至于大害者良繇隄防猶存之力也然人亡法廢隄日就傾水患復作正

統間尚書周文襄公講求二公之法而損益之繇是水患漸平民安其業近年以來法度廢弛上恬下嬉民無所恃每年府雖下縣縣雖下鄉率皆以偽應之所任糧長耆老之屬不過頭會箕斂以賂奸吏為虛文具于隄防略不加省壞者十七八欲求水之無害者難矣且自戊子而至丁卯其間稔者纔二而旱者一水者七固繇天災流行然亦隄防圮壞水不能禦旱不能蓄有以致之自國初以來水之為害未有甚于今日也今生民之

困已極苟不加意而拯捄之其不轉死於溝壑迨無幾也今為之計莫若上按三公已行之成規嚴為之制于來春課民興作官屬躬親臨視務臻實效毋令吏胥得售其奸則隄防有成民免其害矣所可慮者但此承積荒之後多若無食當令取勘貧者驗口每日給糧就准作賑濟之數至秋還官則民皆樂趨而無逃避之患斯亦講求荒政之一端也二曰審分洩吳江之地當太湖東南其在南者分衆流以入湖吳漊港宋家港朱家港

蘊思港直瀆港黃沙港韭溪是也居其東者引湖水以入江花涇港七里橋柳胥港虹橋長橋三江橋三山橋定海橋萬頃橋仙槎橋甘泉橋白龍橋是也又自縣治至平望四十里間亦係分洩湖水之所今為石塘雖便往來前輩嘗言有害水道故鑿道以通水流近年傾圮俗吏鄙夫不知大計輒堙而築之又湖水多渾易為停積沿湖之人多種茭蘆歲久成田咸登糧額遂致水道日微又花涇港長橋正當太湖東流入江要道至為深

闕而花涇港居民憲爲盜賊所侵苟利于己輒夤緣巡捕官爲之築堰長橋又爲豪家堙塞規爲田宅水遂不通爲患極大令則入湖者汎濫而南流矣入江者洄流而西浸矣日滋月長其害將見甚于今日伏惟深爲利民至計不惜小費不求近效不惑浮言一切疏濬仍爲之防不許踵襲前跡則水有所歸而無汎濫之患矣三曰務車救夫水之汎濫者既築隄以障之矣水之壅遏者又疏渠以導之矣而水之停積者若不竭力以卑庳

則何從而減之乎然民之貧乏者或無力而弗供豪獷者又恃頑而不服以致互相推調坐視陸沈在乎上之人為之激勸而安集之爾往年水患初作上自長貳下自簿尉無不躬親看視奔走道路未嘗寧居故誘有救水如救火之言當急不當緩也頑者治之貧者寛之繇是人知警勸而法在必行自近年設立水利官後一切委之然地既廣遠卒未能周居東則西不知在南則北罔䘏欲求其無誤難矣夫軍國之需在賦稅賦稅之供

在土田土田之出在豐歉豈可忽而不務者乎伏望著為令典今後水潦凡任救民之任者悉令分投廵視督民而力救之務在水平而後返不可專委水利一官以誤大計如此則水患可禦而民有粒食之恵矣四曰專委任夫事功之成繇委任委任之方貴專壹伏覩永樂年間凡興建水利庶事皆責成糧長而官自節度之葢糧長之任職在農功賦税而已用心必專自近年以來添設塘長又立耆老復革去塘長而立圖長又有屬官

義官之妻糧長耆老之總紛紛多制一國三公十羊九牧民無定志莫知所從且屬官望淺位卑民不知畏義官總糧總耆又皆貪猾之人招權納賂靡所不爲是皆無益于民適足以爲聚斂之端張其兼併之勢又况保選耆老圖長皆糧長則其人可知矣倚法爲姦病民尤甚望將所設諸色盡行革去專令糧長圩長管之糧長管其都圩長管其圩縣之佐貳咸令分管地方往來巡視而正官總攬其綱考其殿最如此法歸于一而民

免侵漁之患矣

張衎水利款議

東南水利撮其大要共十三則倘能按款施行可垂百世之利謹序列如左

計開

一蘓湖之水為上流之下者嘉興松江之水為下流之下者宜所先常州鎮江之水為上流之上者常熟平湖亦似之宜所後其松江為衆流之就下蹌

口又為吳淞江之入海施功所當先者

一在元嘗有水監之官專理其事每年開挑各置水

閘作大舟橫鐵帚隨風流行掃蕩沙漲此最良法

其置閘每處一座以愚計之水閘之處當置水洞

于兩旁置閘于中此亦前人經理有迹可見者也

其吳淞江撩淺夫必用蘇州嘉興等衛所防海軍

士及囚役之徒常時看守有淺則挑

一吳淞黃浦之入者皆大江之尾其水和淡鹹潮小

入無害田稼故河在東北者宜濬若邊南海則外瀕低而鹹潮易入内地高而淡水不去故在南者不宜濬也

一秀州塘抵松江城西受湖泖之水今已淤淺其岸為官塘凡旱歲舟必涉淺不若自今冬取其塘中之土而為堤岸一年一濬誠為至要今乃仍取土于岸泥益深岸益孤而塘之淺自如也然疏鑿其塘宜多列水洞以通西來之水如旱潦皆可閉之

蓋自楓涇至松江府不過泖橋滕港斜塘石湖塘跨塘通流若不置水洞則水之來處甚大去處甚少不能去之速也

一凡小河曲港每年九月半為始皆令有田之家自行開濬如有豪戶阻占者令其一年一開其官河中川如畎澮者令附近人戶二年一開其大川責令有司申請鄰縣協開五年為率所開之泥停積兩岸者不許大戶取築房基止許小民挑修阡陌

一水利之職督于糧老糧老督于圩甲其農隙每區每圩修之務必堅厚則自久遠其土取之荒蕩不必取之田中其夫用之本圩不必取之他所自九月半起工至正月初畢工庶幾不廢農事其修圩之際凡官塘處所盡為修築腹内地方全不經心不知官塘水易車戽腹内田仍渰沒此糧里圩甲之罪也為令之制必曰今日之不修他日之渰沒其稅糧差役何從而辦如是人孰不懼而為之也

其有不修者毋問官勢土豪呈之于官治之以罪

一菱蘆宜于湖蕩之濱每年種之可以當白浪之衝岸又使小民之得魚令凡小河曲港多被大户占種覔利一遇水旱則阻河道大户田在河口者車戽得所則民田在中心者勺水無求此菱蘆之利與害也不可不分別行禁

一松江東鄉地高每年慮旱春雨方行作壩儲水一遇天旱田地俱荒莫若着令有田之家十畝開池

一畝百畝開池十畝既能救旱亦可蓄魚

一松江東鄉懼旱宜開水以種田西鄉懼潦宜作堰以截水然堰之外固沮外潦不能入堰之內其水何從而出葢截水必在于水未長大之先當下樁作堰止留一河通舟既可禦水又能禦淤泥土易取樁木易辦若臨時則費力多而成功少矣

一湖泖之傍多有水渰田土旱則止見舊岸水則全為巨浸人户逃絶每歲里甲賠糧此當奏聞請蠲

其稅其勢豪傍湖積㘴成田者當痛禁止盖成田者多則蓄水者少潢潦之際何以容受

一出水之口名曰水洞閘門多置木柵上則通行下則滞水合于府縣將官錢預收磚石積于附近專人督管觀其水通之處盡為水洞或磚或石圍砌為之不宜深厚旱則流通水則泄閘不可以木為之不久則朽又不能無盜之者

一塘岸種樹上可以垂行人之蔭下可以堅塘岸之

脚必于農隙之時命水利者老取水楊之枝用附近之夫每一丈而種一枝蓋水楊多鬚盤根則能護岸其餘不可用也附近田家鋪舍朝暮視之如有損盜者治之以罪

一水利之興不能不費財用莫若令河泊所并新漲沙塗新開蕩田或官倉借米之息三者之中取而用之庶功可成而績可久矣

楊循吉濬白茆議

三吳之田大柢多畀濕自京口至錢塘皆東面海而西環山焉中間南北徑七百里盡肥饒之土實以水利故也水利者太湖滙西來羣壑之水儲而為溉者也百年以來法廢而不講所謂水利者今為水害矣何謂水利太湖之水善用之則為利不善用之則為害也不善用之害則今年大潦禾盡沒民至餓死賣子女拆廬舍而不得食者是也害至是弗可再皆郡中所目見有去害之道而容不講乎所謂致害者可一言而盡也不聞白茆

港害也害何在害田害人害人之鬻兒女為奴婢害無罪之人束腹而死害平日之良民為盜賊害廬舍為爨薪令年害官糧不得入廩將數十萬是致害者雖百年而不可盡也然則人甘于害者何故曰有利利又安在利在白茆之人嗚呼為潦也而捐數十萬糧即又潦將又捐之乎此非長策明矣蘇松嘉湖皆仰命于一太湖之水今悉毒其害而已利獨一方之人有議開白茆者必畏害其一方之人而止嗟乎一方與四郡之人孰為多乎哉然

則若為而可任怨禁强移一潦免數之糧借餓死流移十萬之役大作而徐為之引太湖之水東入于海不使盤結于七百里之内為人大害則大禹疏導之初心得矣

姚文灝水性辯議

舊見毘陵志序沿江諸港皆自外而内自下而上倒置源流不識水道江陰舊志亦然夫三吴水道皆西出于山瀦于澤東北注于江海何乃類云自大江而入

南經某處某處耶以諸港皆出于江而流入于漕渠悖亦甚矣且蔡涇黄田二港相距九里各自入江昔人于其間鑿渠以通舟楫遂以九里名河舊志之記黄田乃合其東南之源而假以西南之派且并吞九里又以上下各二閘若本為一港者彼豈知三水各有派而二閘本不相沿爭最後得曹宗之説云江陰當運河下流其水自常州經申港利港以入于江又云丹陽練湖白鶴溪諸水西自武進而来入于江陰

其南太湖梁溪皆溢于運河自五瀉堰奔衝而申利夏港以出于江可謂深明水道者矣

姚文灝九里河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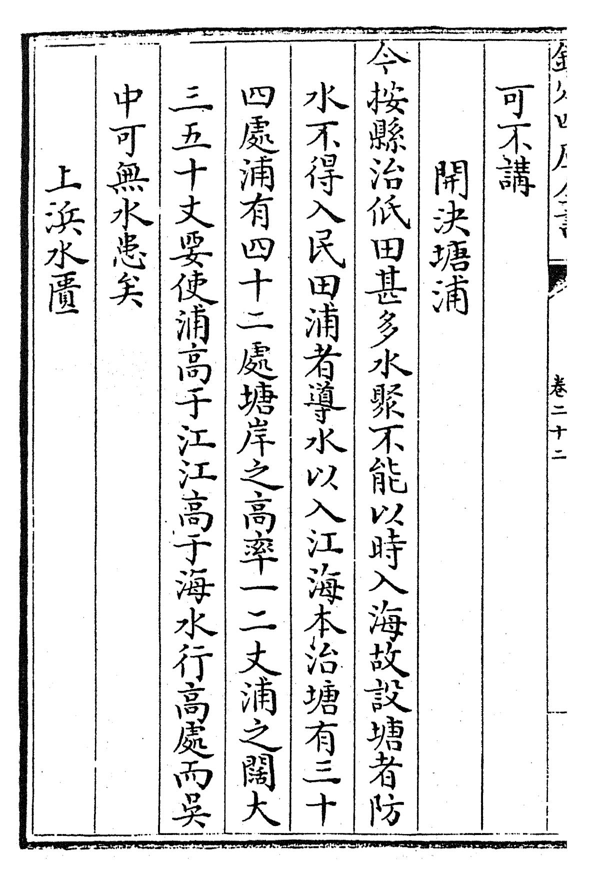
東南諸河惟此易壅推原其故有三一曰黄田潮来自東而西蔡涇潮来自西而東交衝互激會趨斜涇湧滚泥沙積聚腰腹一曰濬起浮土堆積兩厓風雨淋洗漸復入河且河形曲隘厓勢高陡疏鑿既深黄沙壁立復水之後遇没輒崩少剥一隅便壅數丈一曰

中吳地勢沿江有山為之包近山土壤迤邐隆起山脉引帶生氣流通日漸增長如古之所謂息壤坐此三故人不之察以致此河堙廢今欲開挑各一二丈惟有才良吏為政久而得民深徐依原議以漸為之而又相度形便攻鑿河口別出蔡涇之南拒却蔡涇潮流不使東行以相衝鬬則百數十年流通可必而江陰之民亦或少息肩矣

楊子器常熟縣水利議

疏濬陂塘溝瀝

今按常熟北枕大江諸湖交貫其中實水澤也有陂塘以蓄灌溉有泖瀝以泄泛漲故無旱乾水溢而得常熟之名然潮沙易積浦溆多壅每賴疏瀹濬導之功錢氏有國之時創開江營置都水使者以主水事募卒為都號曰撩淺宋朝置卒千人為兩指揮第一在常熟第二在崑山專職修濬自郡民朱勔進花石奪營卒以往于是開江營遂空而疏濬之事廢矣今不



可不講

開決塘浦

今按縣治低田甚多水聚不能以時入海故設塘者防水不得入民田浦者導水以入江海本治塘有三十四處浦有四十二處塘岸之高率一二丈浦之闊大三五十丈要使浦高于江江高于海水行高處而吳中可無水患矣

上浜水匱

縣治有高阜之地必設為上浜水匱關閉其水以自灌溉則水有所儲積不得反流而趨內是為措置高亢之地

善討度

宋時封疆萬里觀聽不接委任不專五堰既壞江東數郡之水皆入太湖則源不節下焉塘浦不治則耕種之勤者攘斥其地以為己私于是蕩無隄障一雨即成久浸蘇公軾王公覿屢請開濬朝廷疑而不行郟

亶力請于朝嘗起六郡三十四縣之人以修塘浦吏民諠訴而擊墮幞頭卒鳴鐃散衆而止政和中差趙霖措置通役六十四萬餘工宣和再措置支見錢四十一萬貫有畸卒又勾收人吏送獄勘磨而止其計度之善者惟范文正公來守吳郡奏開許浦茜涇黃泗浦福山港為有功至今講水利者可遵可行

順天時從民願

順天時者必于歲晚務閑之際方春東作未興之先是

也從民願者即今水利壅塞良田變為巨浸民心嗟怨以致上天降災水旱相繼地道不寧山崩水溢若與開通水利則固民之大願也或遇年穀不登欲興此役必須設法口食以給所需庶有成效

固隄防

縣治田雖膏腴或處低窪或傍湖蕩隄防不固一遇天雨遂成巨浸近年增設水利縣丞一員專董其事每以農隙之時修築圩岸務要高闊堅固旱則可以積

水潦則可以㪯救此水利中之急務誠不可緩也已

白茆港利益

吳淞江淤塞而太湖之水北下一遇淫雨遂成巨浸元末張士誠據有蘇州閱故牘得周文英之議開塹白茆港長亘九十餘里東抵海口寬廣直徑水去如瀉吾邑受利為多國朝永樂間大水命尚書夏原吉來治賴此港疏通積潦至成化以來泥沙日漸壅塞中流如溝港口海沙適漲横截潮沙出入阻滯水患自

是不息朝廷于府縣添設通判縣丞專治水利又有

按察僉事總為提督建言欲濬此港者不下十數皆

曰氣運使然置而不理弘治四年以来連遭大水朝

廷遣工部侍郎徐貫主事祝萃来治廣詢衆議始獲

一濬腹心雖寛而口沙尚鯁勞而無益令又革去僉

事易以部臣領勅來治必有大設施以甦宿患也吾

民何其幸哉

沈啓導河夫銀議

導河之役始于吳越錢氏之撩淺卒繼以宋之節置開江兵迨至熙朝額定派徵若銀而本縣歲徵里甲以備濬瀹修築之需惟嘉靖十六年均一田糧時無水患盡釐革之至二十六年議復派徵如其前三十六年郡改為驛遞修船之費餘待水利之用焉豈不悮哉

王同祖治水議

治水之要其說有三一曰開決三江故道以泄震澤之

水二曰濬治諸浦以泄江湖之水三曰疏導涇港以泄田中之水何謂開決三江故道太湖東入淞江出吳江長橋長橋之水未嘗不通而所以為東吳害者則在下流入海之處淤故積水溢而為沴耳若復決去長橋使湖流浩至而入海之處又復不疾則長洲崑山常熟三縣之地將為深淵此長橋不可盡決利害甚明也東江舊跡在大泖西北為爛路港澱湖西有急水港白蜆江皆東江之西段也澱湖之東有出

水港斜瀝口汊港口小漕港大瀝口小瀝口通潮水往來潮退則引湖水下大漕大盈等浦入青龍蟠龍江而出海皆東江之東段也今諸港皆淺狹壅遏不通潮汐而東江入海之處遂塞東南風水回太湖則湖州諸縣皆泛溢西北風太湖水下澱山泖湖則崑山常熟吳江華亭等處泛溢是皆東江不通之害也今之言東江所以塞而不通者大率歸咎于黄浦奪權海塘障遏而不知江之通塞亦自有時黄浦海塘

未必能為東江害也或以為東江既塞而澱湖之水繇千墩等浦北入于淞江殊不知澱湖之水自屬東江其北入于吳淞江者但支流耳遂以為可泄澱湖之水者非也茍能尋東江之舊而疏治之使澱湖所受之水皆得達于東南以入海則松江可通而數百年之害可去萬世之利可興矣何謂濬治諸浦吳郡之地北枕揚子江東通大海西控太湖南襟三江水之發源則自太湖東注三江以入海又其支流北達

揚子江以入海故古人于東北沿江海之所濬三十六浦以分三江之勢使同歸于海其常熟之浦二十有四崑山之浦十有二今三十六浦之中入海者惟茜涇七鴉白茆楊林為最大入揚子江者惟福山許浦為最大吴淞江之南有大浦三十六條東自北平破江艾祁顧會養蠶大盈南瀣梁紀石臼分桑趙屯内勲石浦道褐蕭市金竈千墩注浦張潭棠梨同丘諸天張浦帆歸舟直甪里渡頭東齊剎力界浦浮高

順德大姚破墩盪頭吳淞之北有大浦三十二條東自顧會安亭徐公北澥瓦浦三林顧幕金城木瓜夏駕瞀浦廣浦社城新洋江馬仁小虞大虞尤涇梁里華翔心瀆樂浦薛莊黃瀆直義界浦下里戴墟上顧青丘奉里任浦其在江之南者則西受陳湖等水南受澱山湖諸水以入吳淞江而達于海其在江之北者則西受陽城湖諸水橫截至和塘以入吳淞江而達于海自新洋昃駕以東則反納吳淞江之水以東

北趨于劉家港而入海吳淞江迤東入海之口其南有浜浦一十九條皆通上海華亭縣界其北有浜浦二十二條皆北通嘉定縣界皆近海潮汐往來易于漲塞廣者日狹深者日淺惟千墩一浦南通澱山湖最為關要浦極深闊與夏駕新洋南北相望水勢相入屢經開濬皆為民利今宜沿江相度各浦之通塞使湖之水必趨于江而江之水得入于海則郡中東南之水定矣何謂疏導涇港葢圩田四圍皆涇港環

繞或傍江湖或傍浦塘曰涇港者論其槩也涇港之設有公有私今則竝通舟楫分利水道旱則引其水以溉田潦則決田之水以入涇港泄諸江湖浦塘使歸于海其利于農田最為切要故凡緊要圍田水道通行開濬使稍深闊即取其所開之土以修岸塍如是則田間之積水可引入涇港涇港通流可散灌于浦塘浦塘決水可疾趨于江海大小相資首尾相貫又何水之足患乎

王同祖水利工計議

工役計費二事常相須計費足則公役舉故今之言治農田水利者莫急于量財葢公役之舉歲歲興修則繁而難行數歲不治則廢而難葺故必相其工之大小而為之制開江濬浦以十年為率疏決涇港築圩治堰歲歲修補或間歲一葺則工役不繁而民不以為勞矣計費之出必量其費之多寡而為之制若開江濬浦疏通涇瀆之大者則官為之區畫其築圩修

堰及疏決涇港之小者則取諸食利佃作之家如此則不煩于公而不傷于民矣

徐獻忠山鄉水利議

屢見各縣山鄉旱災不收大受饑困山鄉平田既少一遇旱暵泉流枯涸計無所資坐以待斃有司者徒見下鄉平田頗有潤色不肯特為奏免糧税予按視其地皆坐不知水利之故昔時梁寅有鑿池溉田之議其略云畎畝之間若十畝而廢一畝以為池則九畝

可以無災患百畝而廢十畝以為池則九十畝可以無災患予嘗至上虞之下溉湖觀之方知梁子之議可行而永久利民矣有志經國者當相視一鄉之中擇其最高仰者劃為陂湖先均其稅額于衆利之民次嘗別業以補失田之户大展陂岸使廣而多受雖亢旱之年不至耗涸從高瀉下均資廣及沾潤一番可以經月雖有凶災不能及矣況陂湖之利魚鰕雜産芡葦叢生貧者資以養生富者因而便利大雨一

注衆流復積前者既瀉後者復蓄山鄉水利無愈此者故叔孫之芍陂汝南之鴻却陂古人成績可以引見自非為民父母者力主其事愚民誰肯割其成業者乎至于下鄉之田亦有高亢不通資灌者莫若照依北方掘鑿大井上置轆轤汲引之利亦足自辦民可樂成不可謀始出力任事雖存乎人必須奏留久任方可成功此又監司者之責也

徐獻忠復設勸農府縣佐議

按成化九年添設蘇松常嘉湖五府勸農通判所屬縣

縣丞各一員近復革去今世冗官理應裁省者甚衆

惟蘇松湖三府勸農官獨不可少所謂勸者專督水

利以興農功者也蘇松在震澤下流淤澱日甚加以

海潮漲沙日積故吳淞江已為平陸今之為郡邑者

誰復以水利為念哉而歲額日重加派不息今之蘇

松視昔之蘇松何如也吳興居于上流其入太湖之

水既為吳江所遏塞則其南向之流所係亦甚重而

圍為茭蘆之蕩塞為桑麻之區日已加多苟無專官

治之其誰已哉若徒以區區冗官之議槩例之吏後

五十年浦漊淤塞高下俱病非費數百萬不足以議

其成功也

徐獻忠吳淞江議

考吳淞江所以湮塞之故葢海水有潮汐之害必太湖

東下之流迅急方可敵住渾潮潮退則因上流蕩滌

淤沙不致停住今吳江長橋既多湮塞則水流不疾

而潮沙停滞日復一日遂致漲塞如此夏忠靖公親
履其地遂將吳淞上流引入婁江而以黃浦改入范
家浜誠為達權通變之機至今黃浦通利雖吳淞東
半截竟湮而夏駕以入安亭江以達于婁江至今猶
通自後即照此疏導自然太湖之水可泄以免湖州
宜興之患矣若不探其本末利害必欲開通吳淞使
與黃浦會而入海則不惟工力煩難將併黃浦湮塞
則東南之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愚嘗以吳淞與黃浦

如人兩足吳淞之塞已廢其一而黃浦尚堪達海如人雖跛一足猶可踉蹌而行也或曰開通吳淞工力雖大何至既通而併黃浦塞之此必有說予曰黃浦與吳淞其勢相敵此盛則彼衰者也往時吳淞通利黃浦之勢甚小及吳淞既塞而其勢始大今則與錢塘江之迅急相上下矣若開通吳淞則其流直出黃浦曲轉之勢不容不緩況吳江長橋及寶帶橋之流入于吳淞甚逕而入黃浦甚紆遠若欲挽回其勢非

百千鉅萬之錢穀不可辦況今松江二縣之税黄浦所利者居其八九吳淞湮塞之患止居其一二與其救一二之害而糜八九之利此不待智者可辨矣

沈啓曰按吳淞江引太湖入海即禹貢三江之一也始于湖終于海凡二百六十里昔人以吳江為首後議者以入海為首改吳江為尾則倍矣今入海處界上海嘉定間有吳淞所為徵水猶通流但勢微于首尾遥遥其間湮塞非一為田為村為鎮各以地名呼代易人更遂忘

為吳淞故道議者以為吳淞全失豈其然乎況支流孽派分洩未泯若小龍江新洋江大直港之類是也惟不能全受太湖之水耳徐獻忠謂夏公引上流入婁江顧郎中如環嘗辨其非素通各注不必為引也又謂黃浦通利勢足代淞似矣夫水勢自西南而東北者古也數年来水勢日徙而南蓋以黃浦在南日決而大吳淞在北日墊而微此去水之緩急因之而遷徙固有繇耳然黃浦遠而吳淞近也黃浦之利

盡歸華上而蘇州之利宜不能不求其下流于崑常嘉太之河浦云且四縣諸河各居其縣之下流疏常熟者不關于崑山疏崑太嘉者各亦然惟吳江與長吳在上游靡不涉焉

張棟曰夏忠靖通變達權所謂急則治其標也若獻忠之議則泥而迂矣悖古違時起蘇松異同之見吳淞不開東南水患將成痼疾害不獨在蘇耳試合衆議衡其是非獻忠亦無所置喙矣悲夫

鄧韍常熟縣水利議

常熟固吳水之壑也昔之人于其境縱之以為浦橫之以為涇為浜大小貫輸棊布而杼織得古溝洫之遺意甚矣功之施于世者遠也今其迹具在而浦獨常廢而弗治茲非潮沙之為害乎潮沙之日至人狎視之久則不可以有為矣至其不可為治而委之曰此非人事之不至乃氣數之必至非也考之前代有挑江之濬卒有浦口之置閘有圍田之厲禁有濬川之

舟楫有水課之殿最所以為浦謀者悉矣今當浦之湮也則起大役以治之役已則為牘以奏績于朝以為自今水可以無暴不復為之後計非誤乎𣏌江有卒則疏導之工不闕港口置閘則啓閉以時而渾潮不入園田有禁則水道廣而無障濬川有器則沙土不得以滯留水課有殿則官知自力而不敢以苟簡凡從事于水役者其能外此以為策否耶常熟之水視三江為小異以其力易而工速也試操是說以見

之于行事視諸水至而為之治治已而無善後之圖若有間乎哉而觳也何足以知之

沈啓決濬下流議

按新漲阻塞水利講求修濬者自古以迄今則其為害也無疑矣然利害所關不在上流必在下流而古今又不相沿如宋單鍔謂增吳江一邑之賦不知幾百倍也所謂三州者指湖常秀而言稽之常州之水在宋入太湖在今已堰入大江歲久法廢不知堰尚至

今存乎否也秀州即嘉興在縣東南其入界之水僅
谿瀾溪汾湖以出三泖與太湖渺不相涉所關者惟
湖州一郡在縣上游與本縣四五至十五等都壤界
相連俱在太湖西南水源之所繇来也下流一阻上
流為潦勢所必然此疏濬之説不容于不講者而今
官司視為迂緩下民苦于工役而利已者又懼其奪
削也故凡遇當事者一則曰江湖水平不為阻礙二
則曰早開暮漲濬之何益三則曰所掘泥土堆置何

處又好事者鼓舞之曰昔人治水欲決吳江一邑嗟乎使盡決吳江以利湖州湖州一郡之賦不若吳江一邑之多握賦權者必不惑也惟所阻三說在通變宜民者亦能辨之夫百畝之田多分河港且猶為利而況利在本縣西鄉旁及鄰郡者乎濬吳江利在湖州然則吳江之利何求亦曰濬華上崑常云耳此上流下流之别也復何疑則吳淞白茅之通利豈緩于婁江而婁江一綫之道必不能無泄諸港之水故議

者必以決瀹下流為便

周鼎農田水利議

水之為利大矣其為害亦不小在反其所為害者以為利耳浙西地勢平下積旬淫雨輒內外交浸雖竭力車戽人苦不能勝天一圍之中又不能無高下沿邊可車腹心則力不能及雖嘗畀為裏塍奈無土可增揭取旁近田面纔四五寸則瘦削不可以稼彼遠田衆分其利而獨損其近者往往礙此而莫之策也竊

謂或五百畝或三百畝為率鑿深溝廣二丈旁為塍內廣八尺袤一百二十丈不過壞田四五畝而四五百畝皆無內浸之憂況于溝塍上裝車不挑損四外圍塍免風浪之危使沿邊高田之水畢歸之車亦易力也其所壞田土稅糧量于旁近田上均派則圩心囊底化為沿邊高架小有水旱不能為患莫大之功也又永樂初年農政是急百凡公事皆待農隙施行各農官時常往來諸鄉官艄隨地野宿動經旬朔督

民整理務臻實效甚美事也近間事勢不復同前每歲所修圩岸皆卑狹脆薄且新土易崩方築于春而梅潦踵至唾手摧毀愚謂習俗皆取塍內之土粧貼塍外似有可觀但新舊土不相粘未燥而雨則累及原土併墜于水或燥而不雨亦自迸裂可惜不若幇闊裏面縱有崩脫其土原只在內依舊可取為用非比外脫之土隨流消毀也又議者欲沿塍裏邊鑿溝取土以增崇而加厚之多用樁笆以固其址粗若有

足觀者然亦近似而實非也田壓于水罕有乾土纔鑿下尚淺外水即滲入于內而內水亦土中汎起併力車戽用力反多且濕土不宜多築多築則經月如醉不肯凝實稍緩則梅潦將至急則隨築隨潰烏能成功必令年築若干明年增若干後年高若干庶幾有堅完之望恐無是理不若别築一裏塍距外二丈不用椿木既免外來風浪亦無雨崩之憂不必疊歲增築隨手散堆如坡平闊省人工而易為力略待燥

裁取裏坡脚如在脊上外坡則平妥如舊不許陡直棄外塍為蘆葦葭菼而禁其樵牧一舉而三者之弊皆免仍别鑿溝于圩心囊底則彼民可得而有歳也其法最善奈之何而弗為耶

金處和濬河築岸議

浦塘河埭蓄水以溉田者須于每年冬月水涸之時濬之使深築之使固或天時亢旱雖不至于大稔亦不至于全損今人往往于亢旱之際常使修治至收刈

之後則忘興工又況浦塘河埭衆享其利若遇冬時修築圩岸以障水疏濬溝渠以蓄水其利豈不溥哉但近来役于官者當夫修治之際不為堅久之謀徒勞民力略無寸補今之治水必掄選通達水利者為區長立冊在官俾之經營每季終赴官考其勤怠如此則事克有成民得安生矣

曹胥儒東南水利議

江南之地浙西為低浙西之水太湖滙之應鎮杭湖為

南北西之極高嘉常以次第而漸卑姑蘇居中松為下流天目障萬峯于西岡身亘百里于東薮江海之岸與山麓竝高所謂形如仰盂非耶湖水積于中常若盂之形非藉江湖深駛何以通洩況渾潮日上日積港門日淤此東南水利有不容一日不講者而治之之法大抵有三所謂濬浦築圩置閘三者如鼎足缺一不可是議也范希文倡之趙霖踵而行之元有任仁發者亦云治東南水利無他濬河港必欲其深

閼築圍岸必欲其高厚置閘竇必欲其衆多設遇水旱就三者而乘除之自然不能為害漢晉迄唐宋治績彰明較著也以故東西號為沃區自元至今漫弗復省民窘財傷有繇然哉乃我明自夏公原吉始大治之逮及徐尚書貫徐尚書之後李公充嗣吕公光洵宋公儀望海公瑞皆欲建太平之道于東南甚盛心也吕宋疏上未行吕公專治白茆吴淞夏駕次之海公專治吴淞白茆次之李公功則未終海公最為

有見葢自夏忠靖用元人周文英之議舍吴淞事婁
江一時不為無利然以全吴之水一婁江洩之似未
為安今自海公開濬吴淞數十年間雖有水災不為
大害所謂擇善而行巧于師古者公其有之其間諸
公所行之事徐尚書頗為詳當即其疏議有可按而
覆者一時濬治俱有次第隘口支川無不就理維時
水患十去八九但有司迎合惟圖目前而徐亦小就
自晝不能為轉身之計舊制版閘淘河夫卒之設圍

岸之築皆未全備不過十二三年而諸浦復塞使醫
除疾而曰必遺類焉過也今視徐公之得鑒徐公之
失并沃州呂公陽山宋公二疏剞量其間必有處矣
無已則其要有五焉其一高圩圍以固其防修圩之
利最為經久之圖宋郟公僑議乞如練湖大作隄防
以櫃其水復于隄防四傍設為斗門水瀨即大水之
年足以瀦蓄湖瀼之水使不與外水相通而水田之
圩岸無衝激之虞大旱之年可以決斗門水瀨以浸

漑水田而旱田之溝洫有車救之便本朝沃州呂公
光洵云吳下之田以圩岸為存亡失今不治則坍沒
日甚而農業日蹙宜令民間如往年故事每歲農隙
各出其力以治圩岸則田畝自固雖有霖潦不能為
害且足以制諸湖之水不得漫行田間而咸歸于港
浦俾港浦之水自高于江江之水自高于海不待決
洩自然湍流此之為利亦有三其一岡隴之地岡水
稍高可畝引而資灌漑其一屯水之區因堤既立可

畝履而施播種其一近海之港因水駛急可衝滌而去淤塞宋兩浙提舉趙霖亦云平江之地低于諸州唯高大圩岸方與諸州地形相等昔人築圩圍裹田非謂得以種植爾也將恃此以殺水勢耳但民無力為之當官司借貸錢穀集得利之人督以必成或十畝或二十畝之中棄一畝取土為岸取土之田令衆户均價償之其借貸錢穀官為置籍責以三年六限隨稅輸還此誠治積水之第一議也一時難興願以

異日然終不可已其二開江河以導其壅近者海中丞之開吳淞也吳中之水視昔少減儒昨往上海見吳淞東段宋家橋真如港諸處舟行澀甚葢千餘年來不為疏濬其勢則然欲為目前急務莫若再開吳淞并治七浦白茆及今為之功尚易施也更緩之日將復一日儒甚慄焉吳淞上流寶帶長橋一帶或茭牧其中或漁簖其上及車坊漾諸咽噎之處是宜急治無疑白茆七浦二浦在婁江之北向因東江塞淞

江檆湖水乃北折併于婁江而溢于此二浦于長洲
常熟自西迤北地勢卑處滙為陽城昆承等湖二浦
當諸湖之衝上承湖水入江海為徑昔人以陽城湖
水經斜堰之地枝分七浦則白茆之流少殺遂築斜
堰使湖水皆入白茆而七浦漸塞是宜就堰或疏而
為硔或易而為閘庶乎其可也欲開二浦亦不可草
草葢江海之濱地形高于腹内宋郟亶云昔禹之時
震澤為患東有岡阜隔絶其流禹乃鑿斷岡阜疏為

三江東入于海震澤始定趙霖亦曰平江之地雖下于諸州而瀕海之地特高于他處謂之堈身堈身之狀又與常州地形相等是堈身也起自福山圖山迤邐常熟太倉嘉定三州縣之間殆將三百餘里儒嘗出太倉東門詣茜涇中間所謂腰菱站云者誠如近白下之七里八岡昔人謂茜涇南北之地比蘇城崑山其高不啻丈餘是也往年開治各江浦不過三四尺一二尺而已又止于其地面為丈尺而不知以江

湖之水面為丈尺又不問高下而匀其淺深欲水之東往所謂倒行而求及前人者也自古而患之久矣其三穿港瀆以分其流即蘇郡婁門至太倉茜涇通流之水名曰婁江寔至和塘接劉家港之水而婁江乘之以流耳其水自婁門至茜涇約一百六七十里南北兩岸各有浦漊三十餘處蘇郡齊門北至常熟通流之水名為元和塘約百餘里東西兩岸各有涇亦無慮三十餘處舉二水觀之所謂五里而為一

縱浦七里十里而為一横塘非耶今其水多湮則湖
江不分田疇失利不待中智而知者是宜修復古跡
高大其岸交加棊布因而為圩以急而興自近及遠
則良田漸多白水漸狹風濤漸小宋人所稱有不誣
矣即至和元和二塘他可知也其四築壩堰以遏其
衝大都太湖上流壩堰之處大者有三其一高淳之
廣通三壩是也宋郟僑書曰令究水利必先于江寧
治永陽江與銀林江等五堰故跡決入西江單鍔書

曰谿宜興而西有五堰所以節歙宣金陵九陽（即永陽）衆水俾西趨蕪湖後廢五堰則水皆入于宜興之荆溪而下太湖東灌蘇常湖（嘉興舊屬蘇州）三州矣今廣通等壩雖不知是五堰故處與否而所溢之水即五堰所障之水也西自蕪湖却入大江民誠便之自嘉靖四十年一盜開之吳下不免墊溺今其禁不可不嚴也溧陽等志有云中江一云永陽江又或名之為爛洋江則廣通所壩為遏古中江之流無疑其二杭州之

長河溢其勢衝激號為震澤云者正以岷江之水西自蕪湖下宜興東注太湖浙江之外南自錢塘入運河北注太湖杭西嚴歙諸山之水竝下苕溪又自溪注湖故也今廣通有壩岷江絶流是矣宋郟亶云杭州立長河堰以歙宣杭睦等山源決于浙江則東南之水不入太湖為害所謂長河堰即今杭州德勝長安等壩足當之五代以前浙江之潮直入運河餘河灌湖潮汐泛濫泥水狼籍似此之事不可不虞其三

金壇丹陽烏程歸安臨安餘杭之間竝有壩堰當以百計各志可稽蓋使諸山之水瀦而後洩其瀦也可以救彼地之旱其洩也可以救彼地之潦且視蘇松水勢大小而啓閉之計無便于此者今諸壩堰多廢而不瀦莫為節宣其利害爛然可睹矣乃荊溪百瀆之間亦宜倣古人成迹爬梳之可也其五別源流以殺其勢今吳淞婁江為湖水入海之要道白茆七浦次之乃若江陰武進無錫常熟古有瀉水入江之勢

歴来各疏議可稽也即今武進無錫有孟瀆等一十四㪷門江陰有黄田申利桃花諸港常熟連接崑山有福山許浦三丈等浦皆瀉水北入大江年来多湮亦以傍江之地高而易淤故耳今非開濬使深則諸水不入于江而皆溢于湖欲不泛濫胡可得哉又蘇松之間湖泖之水互相攝受然以大分言之則澱山湖水注為趙屯大盈顧會崧子盤龍等五浦而入于淞江三泖則注為各塘涇港數百餘而入于黄浦自

范蠡圍田東江漸塞後春申君遷就其間始開黃浦是浦也實乘太湖東南委輸之水及杭湖嘉分注諸流向也東江未塞此等之水自松江柘湖閘港等處直東入海何其便也東江既塞黃浦雖濬其水不東而北屈與吳淞江會吳淞通利此水尚為迂流吳淞若塞併入婁江愈迂愈溢害莫鉅焉昔人謂黃浦亦為亂流良是今東江既已難開鹹潮不可使入似矣第錢氏有國時南起杭之長安堰至鹽官為清水浦

綠柘湖新涇塘為小官浦導二浦入海為復東江之一奇惟有南宋乾道間嘗開新涇塘而鹹水延入蘇湖為害于是廢新涇堰運港而十八堰之議興焉此丘崈之功到于今稱之而惜其說之未竟也夫毛漸之開新涇與夫柘湖未涸之前新塲之東有通海故道皆未聞鹹水為害也胡新涇之獨爾也要亦水實函管閘墹之法多有未善故耳元人有云頒將松江通徹海潮河港勸諭近民或官為之于港口築壘土

壩安置透水大漕名曰水竇潮來閉竇遏渾鹹之潮潮退啓竇洩湖泖之水此舉最當惜無有能行之者若夫近江近海諸港浦應設閘竇昔人所列尤彰著也今之人多迂之其亦未之思與是五者前三以導下流後二以理上源葢合應徽池太寧蘇常鎮松杭嚴嘉湖十三府之利害而總計之非漫為之說也又所謂三江云者惟歸冋丞有光以岷江浙江松江當之與范蠡郭璞之言合若後人所稱松江東江婁江

今惟婁江為大東江自築圩田護塘之後堙絶已久向者岷江之中江繇蕪湖過高淳至陽羡其勢自西徑東故吳淞之流獨盛以吳淞西受中江為直故耳三壩既設中江之水與南江併入北江今揚子江是也江水不至則自西趨東已無巨源宜興上下惟受長蕩荆溪諸水其勢不甚洪壯而太湖獨承天目山水矣天目山水在太湖西南從西南趨東北為易而至和塘直接鮎魚口其勢尤捷夏公原吉又于崑山

開夏駕浦嘉定開顧浦俾吳淞之水入劉家港婁江之不濬自深有以也太湖與岷水既隔故不至蕩擊免古陷由夅潰武原淪海鹽之患吳江一縣長橋一帶不必決去而吳淞屢塞職此之繇然吳淞與荆溪百瀆長蕩等湖之水直又受黃浦豈容不濬乃若專督水利之官僉憲為便嘉湖屬之則宋公儀望之疏在似無容議茍以近利通之專轄以臬憲統制以巡撫如直省兵道督以軍門是也府州縣水利官各衙

門不得別有差委其舉劾必以閘復為期如漕完汛畢之例庶幾哉事無推調人有責成而其效可睹矣

曹胥儒東南水利續議

東南水利即無事時宜預為之所況今浙西五郡一望渺然古云急易興也正此之謂前小議已述梗槩有未盡者更詳之夫築圩置閘此治水第一議古及今談者罔弗先之然積以歲乃可致也若救目前則重濬吳淞江并治七浦白茆加意無錫江陰武進常熟

通江河港吳氓庶有瘳乎其繇具後築圩置閘所費不貲非貧民所能自效勢必動支官銀今淘河夫銀之外可取用者無幾即開挑且未敷也無已則各郡邑所積賑荒鍰贖可議處也滔滔者皆是民皇皇焉無所措手足其為荒也甚矣此而弗賑貯之奚為茍以圩閘之費盡用之于開挑亦有圩閘之寔效竊有請焉盍奏請欽定各江河塘港三年一小濬六年一大濬當大濬之期巡撫會同巡按將六年之內監司

及府州縣水利之官某于何年開濬何處令通流或否以為殿最舉劾隨之則開江淘河撩淺歲歲行之不圩而圩不閘而閘事半而功易就誠亦會其時之可為也若以十年為率恐僚屬間將有稱弗便者水利道亦宜如提學故事某年某月按臨某處開濬何河即呈報撫按交徵互繩始可不然前轍可鑒矣吳淞江西段勢頗渺漫至嘉定上海之間漸以淺狹原其所以然者蓋岷江之水不至而夏忠靖公于崑山

開夏駕浦嘉定開顧浦嚳吳淞之水入于婁江故水有分流勢不雄鉅抑亦近海之地形高且渾潮易淤耳權而論之婁江向為吳淞之子江今劉家河上接至和塘至和塘上接五龍橋鮎魚口則婁江直承太湖之水無藉吳淞其婁江之通利與否與夏駕顧浦無大相關此二者有之適所以為吳淞之累竊以為塞之可也即弗易塞亦無可開矣愚嘗泛舟顧浦水亦無幾不五六年此亦將湮惟夏駕浦流尚鉅耳吳

淞東段宜做近日海中丞開濬之法轉令深闊為一勞永逸計餘恐其為數世隆乎不然徒以水面之丈尺苟且塞責則虗為此紛紛而所謂㝠㝠決事者也吳淞既濬則荆溪上源尤宜措置蓋横塘百瀆上承洮滆二湖之水而二湖上承應鎮諸山溪之水此等之水竝注荆溪荆溪之勢直貫吳淞此而弗治則上流壅而應鎮有泛濫之虞下流微而吳淞有淤積之患又所謂吐而不吞求其為建瓴也弗可得矣七鴉

白茆二浦在婁江之北蓄太湖之水注于吴淞吴淞淤塞併入婁江婁江亦不能盡容溢入于此二浦然二浦之水雖遞相呑吐亦微不同七鴉浦上接陽城湖陽城界長洲崑山之間受蘇郡葑婁二門迤東至和等塘眞義等浦之水為多白茆浦上接昆承湖昆承界崑山常熟之間受蘇郡閶齊二門遞北元和等塘究山等蕩之水為多正受正輸各不相悖此斜堰之設大有妨于七浦而或硃或閘誠不容已白茆不

但南受吳淞婁江之水而且西受宛山蕩之水宛山蕩上承無錫運河則太湖之水溢于滆湖者亦此分瀉而蘇郡西北虎丘山後長蕩之水更多白茆是歸昔人云沿江洩水惟白茆為大是也此二浦宜濬較炳如彼其二浦枝河在七浦則有陽林河可開洩陽城之水于海大虞浦可開洩陽城之水于婁江在白茆則梅李塘可開洩昆承之水于許浦福山港可開洩昆承之水于揚子江而鹽鐵塘南通吳淞北達揚

子橫貫二浦之間似亦宜治又昔人稱昆承尚湖上接常州諸水婁門官瀆通陽城湖上接太湖其接處多有障遏以及二浦接陽城昆承二湖涇瀆乃本浦咽喉皆當併行疏瀹者也沃州呂公有云婁江見在疏通今之爭言水利者必曰吳淞白茆七浦焉誠哉是言也乃若常州以上洩湖水入揚子江之道武進有永安河南新河德勝河無錫有閘口河芙蓉湖五瀉河江陰有申港利港青暘河西山塘九里河似此

等水皆上承運河南受太湖殺河上流莫此急焉古云開一江有一江之益開一港有一港之利非歟但瀕海沿江之地當于腹内渾潮之上易于壅淤是在加之意耳嘉興之水北自運河注于吴江西北自爛溪注于太湖東北自秀州塘注于三泖黄浦若吴淞通利嘉興可使無侵也乃常湖二郡居太湖上流常州則有前所云各通江河港矣而宜興横塘百瀆湖州通湖漊溼盡當疏通俾太湖西南西北兩源一無

咽噎可也松江東南有曰閘港者自新場西流入于黄浦其入處乃黄浦之折而北行處也新場之東去海不逺故議者指是為東江故道今故道與否不必太泥但導而東置壩堰三重各設函管俾湖泖之水便于東洩渾鹹之潮難于内延此真復東江之一奇昔人亦數言之使果能行則嘉松二郡永無泛溢之虞而松婁二江亦有分殺之利然亦未易言也吴江長橋長洲寶帶橋各洞門壅淤日甚其内占而為田

者曰衆使鷁往来罔不見之卒未聞有誰何之者是不必增置洞門闢展兩傍惟亟決其淤而清其占足矣但二橋之洞門雖闊而海口之浦港未疏則水有所行而無所歸其為盜溢也均焉已上成説不過小補目前即向所謂開江河穿港瀆别源流而已

曹胥儒練湖水利議

常鎮二府惟丹陽丹徒有水利可講耳練湖最焉宋法凡有占塞及盜洩湖水者罰如擅殺人律元史至治

三年冬省臣奏江浙行省言鎮江運河全藉練湖之水官司漕運商販農舟莫不繇此宋時專設人夫以時修濬接濟運舟自平江南之後豪勢之家于湖中築堤圍田耕種侵占既廣不足潴水遂致泛溢淤淺委官相視濬滌計用三千人九十日可畢參政董中奉又言練湖舊有湖兵四十三人添補五十七名共百人于本路州縣苗糧三石之下一石之上差充專任修築湖岸設提領二員豪寨二人司吏三人于有

出身人內選用工部給印仍委本路達嚕噶齊總治其事同知知事專管啓閉斗門竝從之夫宋元之重練湖如是豈得已哉我明乃漫不加意國初尚設巡司旋復裁之二百餘年棄置弗及駸尋至于今日運舟壅塞無歲無之而旱潦亦不獲其利萬一有風塵之警欲行丘仲孚之策不可得也是當亟治無疑者閘挑占田啓閉置閘更當詳議今有為湖漏者皆飾說也如其果漏亦當治之以復古迹始當

毛節卿水利議

浙西為區四高中下勢若盤盂浙西之田低于天下蘇松之田又低于浙西東南濵海北亘長江西界常州地皆高仰而列澤中滙太湖為最西北則受荊溪宣歙蕪湖宜興溧陽溧水數郡之水西南則受天目富陽杭州分水湖州諸山諸溪奔注之水瀦聚于湖其下流分注麁山湖滸承之而入于海者是為松江此三江之主也其下七十里東北流者為婁江而太湖

分注陳湖沙湖諸湈之水承之其東南流者為東江而太湖分注澱山湖三泖諸湈之水承之其北溢滙而為昆承陽城巴城諸湖者北入揚子江東入大海則有白茆七鴉梅里諸浦在焉此三江五湖之源委也水䌛地中行古之人因其高下之勢制為蓄洩之法于江南北或五里七里為一縱浦以通其流復于浦中東西或七里十里為一横塘以分其勢低鄉則因取土築圍以固田水無泛溢之患高鄉則因濬河

引潮以灌苗田無苦旱之災海濁而江清潮日二至常欲淤塞江路故通潮江浦悉置諸閘隨潮啓閉而中鄉地勢西傾之處復設斗門水竇瀦積湖水雨澤以灌溉是故高卑兩利水旱無虞自唐益賦江南以來疏防之具代不廢弛至錢氏有國趙宋南渡全藉蘇湖常秀數郡之賦以充軍國之需當時盡心經理高田低田各有制水法利害興除莫不備舉故錢氏有國百餘年止長興年間二次水災逮有元立政古

法漸廢自是水旱相仍歲課不入復立水監庸田司興修水利雖不能如錢宋而吳淞一江白茆諸浦尚皆汪洋通利我明適東南富庶之餘有司因循失于經理前朝所設撩清夫管閘官與夫修橋開河錢米等額悉以無用廢之成祖時常遣大臣来治間亦有功然不久召還後以水利分屬浙江僉憲凡百舉動不得自為移文關會數月未定歲一出巡虛應故事而已治水之法不當與水爭利官既廢弛民亦偷惰

漸至舒頏勢要或利江湖之闊擴其傍以為田或利通舟之便決其隄以為涇種植茭蒲滋生蘆葦凡百要害開掘壩塞悉從民便阻節上流水勢無力不能衝敵潮沙無以閘竇不設渾潮日積而江浦漸湮湖水泛溢而隄防日壞是故東江塞矣三泖南源谿黃浦北折而入松江之下流松江中絶龐山澱湖諸水繇新洋夏駕而入于婁江白茆新瀆昆承陽城巴城諸水日有所洩七鵶壩絶潮水而直塘數里中微渾

潮漸積夫以太湖橫亘三郡周圍五百里三萬六千頃之水止繇一江一浦而入海邇来婁江自太倉南關至海口五六十里中流漲沙不下五六所長者七八里短者三四里潮落行舟往往浮沙而過訪諸沙民皆云出海向有橫沙為梗此實漸有可憂之勢及令圖之費省而工倍不然安知異日不為松江之微東江之塞耶此事關係地方最大人無遠慮莫之省憂當路蓋未之聞也他如低鄉圩岸未築而多水患

高鄉塘浦未濬而多旱災又其小者耳國家財賦仰
賴東南東南財賦資乎水利水利本也財賦用也故
祖宗朝精選重臣專督委任約費緡錢動以百萬計
嘉靖初肅皇帝敕巡撫大臣兼治官吏既易服從錢
糧又便支用最為得體後復廢革有識者惜之今賴
政府言官深維國計奏請簡命兵備憲臣兼督住劄
太倉而帶銜山東蓋欲專心水利以蘇東南之困也
但府州縣水利官吏乞查照弘治九年提督水利工

部主事姚文灝奏内事宜重農官之選專農官之任仍照推官例不許別項差遣相與講求水學分行巡視細造水道田圖絫訪利害何圍岸當築而未築何塘浦當濬而未濬何江湖當開而未開何閘竇當設而未設孰為急孰為緩孰為易孰為難各該人工幾何夫銀幾何今春興某處明春興某處甲官督某工乙官督某工不惟其職惟其人規模既定次第舉行大臣則提其綱而考察之以定殿最水利既興通海

江浦悉置閘竇立啓閉賞罰之法而歳加修理庶免夏秋搶潮之勞冬春渾潮之積而恆暘得蓄河水以救旱主委得人則撩清之卒亦可據險以防鹽徒海盜之出没利莫大焉其開河築圩之法宜照姚工部水利事宜條式但民窮財盡當役大户不當役小户當發公廪不當發私廪與大役也驗田派夫驗夫派工以區分得利遠近而為多寡夫銀計户隨糴其糧仍訪得利公正大户分督若支河小圩之類則令田

主出食佃户出力或各治其田頭而塘長圩田報夫之弊永革則利可興而害除矣昔范文正公守蘇興修水利斗米十錢今之司牧倘能留意是亦今之文正也

計開

一照田之法姚工部水利事宜照田撥夫照夫分工大户出食小户出力此不易之良法民至于今頌之姑舉近事以驗往年本州水利判官王

聘開楊林河通查一州實徵田若干頃內除例
免田若干頃存該撥夫田若干頃計河丈數若
干合用夫工若干然後計田撥夫計夫分工近
河得利區分三十畝一名稍遠者五十再遠者
一百如婁江之南七浦之北不資本河水利者
百五十畝不足數者朋當每夫派五尺造冊既
定以木牌分立界限塘長惟令督工以近河服
衆大户分界總督處置得宜而人心自服大小

皆無怨言近年復開楊林河大户悍于出夫從
臾官府大家多田焉得許多夫役故撥里甲夫
日給米二升而取辦于近河田濟農倉出納侵
漁有名無實是役包工大户得利小户受害民
是以胥讒夫蔵大家田多夫少之說者葢不知
有田則有夫假如户田千畝須有佃户百家就
令三十畝一名不過三十夫耳自令計夫分工
立限責成庶公平而無勞逸不均之歎令塘長

報夫開河止查沿河得利人户家出夫一名其間有業户有佃户有丁力多而種田百畝者有丁力少而種田十畝者若使槩出一夫不均孰大焉今照田撥夫照夫分工既革塘長報夫之弊又免頑民偷力之欺不計大工小工此法皆可用也

一開河修岸運土之法岸有當修有不當修者如有長灘多嘴須用挑去其餘不必一一削草見

新土如有崩陷當補者須令先載草泥纖砌外脚方填新土杵實庶得堅固若不預先經畫立定法程則塘長只圖速遮滿呈縱容夫役堆泥灘邊岸上或以浮土幇岸補缺甚有挑淺填深如官來看河只見岸新水平便說工完一遇渾潮大雨衝洗新土復歸舊河名開實塞又結工之日河底未免有水以故様墩壩岸界多起不淨以致阻節水勢此須先令車夫去水起淨打

通水線然後開壩通潮可也

一開河打水線之法姚工部開河謡曰遠堆新土纔稀罕盡露黄泥始罷休兩岸馬槽斜見底中間水線直通頭先年水利判官王聘縣給諫左遷肎與百姓開河民甚愛之惟不知此法故開吳塘而中流蘆灘不去以致北段淺狹開楊林而中流水線不通以致東段淤塞功小施而弗克大就父老相傳弘治年間有本府水利通判

陳暐善開河嘗開某河工將完而遇雨塘長私開壩放水無從攷其淺深暐曰先與我打水平也遂將茅毛截兩岸打平水石灰樁令曰准此下深五尺命車夫去水重開工完放水一二尺取大鯉魚一箇縁繫木牌于尾投之中流觀其浮沒遲速以測深淺處識之責令重濬必魚遊無礙而後已此打水線之法也

一開河當順水勢之法嘗見嘉定鹽鐵河出婁江

口舊河在西某官因見海潮東來欲迎其勢以
利之大集夫丁從平陸開新河東出填塞故道
不半年新河復塞舊河自通水性之不可逆類
如此先年李尚書充嗣開白茅知州梁穀下問
水利于愚愚聞白茅海口漲沙為梗殆非人力
之可為變而通之宜別有其道西接鮎魚口東
來以達支塘約長三十六里自直塘北下稍東
以達巡司亦如之上流頗通下流乃塞故道北

折而轉入江者二十里其徑平陸而去江者僅五里因採獻野老之言曰舍故道而開平陸一避海口之漲沙二順水勢之就下庶幾事半而功倍尚書遂從之故令白茅通利崑山常熟南長洲東太倉西之低田數年得熟者皆開白茅之功此當棄故道而不棄之者也如近年楊林河屢開屢塞人皆歸咎雙鳳士大夫開黃涇橋鹽鐵塘壩以致水勢北瀉故東來淤塞此得其

一未得其二也蓋楊林河出海自有故道塞也
久矣下流北折借花浦併入七鴉以達海故水
去不及而渾潮易積此當循故道而不循之者
也湖川塘旋開旋塞不通舟者四十餘年人皆
謂鹽鐵楊林之潮適會于湖川西去北折舔金
雞河以通巴城東去南折舔小塘子以入婁江
出口處適有漲沙上流既無湖水之衝下流又
有漲沙之阻此其所以易塞婁江漲沙去湖川

亦自通矣

一開河當順天時之法傳曰使民以時釋者曰春耕夏耘秋收至冬乃役愚曰不然今觀高田收穫差早而種菜麥約十月盡方閒低田雖少菜麥而收穫差晚約十一月盡方閒十二月嚴寒民力難用故興工須正月初雖遲毋過正月半放工須三月初雖遲毋過三月半蓋三月後高田務桑麻低田務番耕農時不可違也且開泥

例運菜麥田上三月麥長不敢挑五月農忙不
暇挑又悞一年種作故須及時也如興大役勢
不容已十一月上工或中秋後重陽前亦可暫
役半月吳俗種晚稻多中秋稻次之早稻又次
之大約八月盡收早稻九月中收秋稻十月初
收晚稻此時民力頗閒耳
一開市河之法城中通潮市河多被居民乘便棄
撇煤爐瓦礫灰土阻節水勢以致渾潮易積而

吾蘇郡城中不通潮者日積月累亦漸淤塞早年不能通舟先時太倉開濬内河知州陳瓚知其弊責令兩岸居民各照屋基開挑遂著為例但未查姚水部開河之法故不久湮塞今欲疏通必查原額及今深闊酌量中制上樹界木下畱樣墩居民各照丈尺分挑不許浮土幇岸挑土堆崖如無空地容土者查照松城開市河法俱用船載水則撩閙旱則開挑其公占官地則

報腹裏地方夫一尺一丈皆有歸着嵗令總甲保長廵視則市河長通而農工永頼矣太倉水關三閘乞加修治立啓閉之法以便軍民父老僉謂閘傍仍開月河築軟壩一條聽潮来往内河常蓄水三尺大汛可以通舟小汛可以運載每一月啓閘以洩積水試之太倉有效嘉定亦可行矣

毛節卿圍田議

嘗考古隄岸高者須及二丈低者亦不下一丈借令大水之年湖水高民田五七尺而隄岸尚出塘浦之外三五尺至一丈故雖大水不能入民田也民田既不容水則塘浦之水自高于江江水亦高于海不須決泄而水自湍流矣故三江常濬水田常熟此古人治三江低田之法也今水利久廢江浦圍岸外日傾而內日削高者卑而廣者狹近年大潦高者僅能平水低者水浮三四尺觸處崩坍不可勝舉愚民只利近

不見遠稍遇旱年沿江近浦田輒掘通下脚以為車塲水洞土虛善崩理固然也今當于中鄉淤塞塘浦因而開闊取土以築圍固可一舉兩得其低鄉無土去處宜圩岸内開子河一條取土增岸高五尺闊一丈内更作小岸一條以抵水俱要砌為高低水竇引水内河以車灌不許隨便開掘岸塍栽桑柘以固土河種茭蒲以聚泥其通潮江浦日引渾沙積淀漸為幇岸之助則永久可無崩陷之虞矣其所毀田畝必

須開豁稅糧以升科開墾荒田沙塲草蕩之類補之作為官河官岸不許侵損其桑蘆等利隨田收管有缺輒令補之又茭能殺水亦能阻水傍江湖之岸宜多栽以禦風浪其腹裏塘浦洩水去處不許一槩栽種阻遏水勢布政何宜水利策略云圍田四畔或土脉虛浮外水滲入晝雖車乾夜復漲溢者宜于岸膝中心開掘一槽深及外河之底隨罱湖泥填及一半俟其稍乾用杵築令堅實又復罱泥築滿則水無自

而入矣又有圍岸因鰍鱔掘穴或樹根朽爛遂成漏洞者亦依前法築之自然堅固此宋元極重圍田之議今宜深究此法則惠賚無窮矣

錢允治長洲縣水利議

夫治水必須躬歷山川不可妄意户牖以禹之神聖而未免乘檋乘欙胼身親胼胝者葢地有高下土有沃鹵湍有緩急瀦有淺深勢有迂邇茍非相度不得其情非咨詢不窮其致兹典籍具在條分縷析不可不謂

之詳且密也而或施之行事則有挂漏者繇其偏徇于掌故而歷覽未周指畫于陳言而時變未悉也即世之善為論者咸曰太湖翕受宣歙池州建康諸水未嘗言江水亦從蕪湖而入又曰今日水患皆繇太湖之下流壅塞積水四溢未嘗言太湖今日之下流甚細不大為患何也高皇帝定鼎金陵劉誠意實相厥役因取九陽江之水自天生橋折而北拱洪武門繞京城出龍江口于是築東壩斷西南下太湖之水

而今太湖所受惟荆溪天目諸山水而已是湖之水止大于瀦蓄而不使于奔放可足于灌注而無妨于汎溢觀吳江長橋迤南水洞填塞而沿隄彌望皆成膏腴之田其在宋元稍塞蘆葦而水即四溢何今二百年無此患耶實西南諸水不入故也吳淞江自古承太湖之流而洩之海湖水常駛與海潮勢敵故江流常通水勢稍微即渾潮深入積土淤江故昔之治水者必先治吳淞江今數十年來潮水無障積久成

陸所苦惟沿江之田枯旱而已不聞湖水四溢爲患也此亦足證太湖水源視宋元僅存十三矣並湖之郡爲常州爲湖州爲蘇州惟蘇州當其下流下流之水乃蘇之吳江縣吳縣爲之入口太倉之劉家河嘉定之吳淞江常熟之白茆港爲之出口惟長洲縣隷郡東界入口之水至是支分節溉縱橫旁溢南爲尹山湖澬臺湖車坊湖黄天蕩金涇澮朝天湖吳淞江獨墅湖鑊底潭姚城湖陳湖澱山湖東爲沙湖東北

為彭滃陽城湖施澤湖昆承湖者澤湖段澤湖上澤
湖北為黄埭蕩長蕩鵝肫蕩漕湖其通流為官塘支
港其積流為白蕩白漾蓋不下百十之數皆受太湖
之水渟泓充滿而後出于吴淞江劉家河白茅港大
抵邑之諸水猶導河者所謂分為九河也其太倉嘉
定常熟出口處猶所謂合為逆河也通流靡滯則潦
不妨農旱可供戽稍有壅淤則水漫且激田畝成浸
圩岸崩潰傷苗害稼非若他邑尚存高阜二三可藝

稅豆也其修治之要者畧有可舉河港為舟楫通行者官為之疏鑿其用以溉田洩潦者即受利之民自行開掘所起之土即用以築塘岸填圩塍在長洲之水利異于他邑而亦易于舉事者如此俾有循良之吏處官事如家事究心三年之間即可成數十年之利然今之有司非不經營水利也其議論則悉行移則備然任事者視為常談不過畧加掩飾銷繳公文而已此無他繇主之者無專官而施之也不責實焉

耳本朝軍國大計半在江南苟不修水利則田賦不登田賦不登則國用是匱所當亟為講求以開利源者莫先于水也誠得廣詢嚴勘實見某河當官開某河當民開某隄當加高某隄當增築闊厚請著為令大約十餘年一遣重臣蒞事刻期訖工即回此則利之利也若付之帶管之官不過行文塞白訖無成效又何咎哉在今日覲之府縣有水利官繇役有導河夫銀主之者又都臺御史憲使又每歲經理之試舉

所修者何水所利者何處竟致五十年通行之水則河身日高而遇水至即盈稍旱即涸不通行處則漸以成陸不特茭葦叢生而已岸塍則大者崩削小者堙廢至于官塘亦傾圮斷缺行路沮洳矣是謂之實意為民以圖久遠之功可乎按長洲目前之水其僅通者凡三十有三曰吴淞江陳湖瀆墅湖陽城湖昆承湖王墓湖朝天湖尹山湖葉澤湖漕湖施澤湖韜甃湖黄天蕩三場蕩鵝肫蕩馬尾湖車坊漾范青漾

鏤底潭運河闔閭浦舟直浦射瀆糜瀆涇蠡塘至和塘匠門塘柳胥塘石獅涇楊涇龍漊官才漊金涇渰其已塞而應通者凡五十曰白蜆江支河官浦支河朱涇支河吳莊河瓜涇港金巷港王巷浜黃泥涇河珍珠浜河黃涇港河旱涇河蠡瀆涇長涇揭安浜永昌涇雷塘河趙墓涇徐瀆河濟民塘陸墓塘和尚港思賢涇堵墓涇暢浦港滕巷港戰浦河西浮阜港張陵港急水港土橋浜河錦帆涇唯亭涇魯班涇山塘

河太平涇吳絲涇寺橋河楊巷塘黃埭河蠡塘河南肩涇泗馬涇葑門塘瓦肩涇和豐橋河甫里塘東北城濠河鮎魚竇浦東倉河是水可數舉則工可數計求其故道因其自然淺者深之狹者廣之淤者疏之堙者鑿之此無不可成之功矣又長洲之地平曠水瀰漾而不得遽泄每遇霖雨汎漲風濤相薄則河港之水逆行衝嚙侵入田閒汪洋無制宋轉運使王紀臣令吳民作田塍禦水司農丞郟亶亦云治水以治

田為本其說多可采行今鄉中耆老皆言三十年前民間食足事簡歲時得因其餘力營治圩岸故田以完固近年窮苦救死不贍不遑修理故田圩盡壞而水災加甚國家額設塘長正為圩岸計也今則水利官于塘役則常例是急塘役于田户則科斂需索為務而于上司督促不過飾虛文捏故事應之而已其日至廢壞而不可頓復皆坐此也誠使盡力圩塍牢為築治則岸塍高田自固雖有水潦豈能為災且足

以制諸湖之水不得漫行而咸歸于河港水歸河港則河港之水自然高于江而江流疾駛自然潮勢不能抗而積水亦泄矣此殆明白易見而上無作者下無奉行者卒至利不克修患不克弭賦縮民困吾不知其終何所取給也

吴韶吴中水利議

導河主潮沙之道導滌制始于唐詳于吴越錢氏宋人承之故吴江常熟崑山設城下四指揮又有開江兵卒

撥隷開江指揮置營之舉元人法之乃有撩淺人夫專事修理之制蓋凡湖港通潮沙隨潮上潮退而沙日留積漸凝淤遂成沙漲今歲不闢明年不開略與岸等故必設是人以主之時常撩探浮沙偶積即抉而去之其始不過一二人之力逮既成堤豈止百千其功謀其易而不謀其難甚善治法也其不以夫而以軍者葢夫出于民恐妨農事軍則不耕不植有糧以贍其生為甲為伍有官以董其役分方撩滌得專

心于所事苟民夫應役動致紛紜雖有興事之人必
俟文移輾轉坐費時日莫急其功前人之見殆有深
意至我熙朝此法遂廢每一興挑積數十年其在州
縣雖有水利屬員不過四海九州之人驟官臨蒞莫
識水土之宜不四五年且移官去有秩滿而不識河
港何在者比比然也為今日計不若以此分隸于近
衛之官軍則其人土著而功緒有所稽也且弘治年
間主事姚公文灝嘗立法每縣于均徭項下辦解導

河夫銀若干兩銀既解而河卒莫之導使即以此給軍夫以代其給引辦價之役豈不兩便江南寡惡禍莫急于水災以此責軍人理無不宜況唐宋時之舊制又昭昭矣

張内藴東南水利議一

江南水利瀦蓄于太湖太湖宣洩取道于吴淞江吴淞西連太湖東通大海海日兩潮渾沙易積太湖之水注江達海晝夜不息力能衝散潮沙漢唐以來吴江

未築長堤湖水無阻沙不積聚江水常深吳中自来無水患迨宋慶歷間以淞江風濤多敗漕舟遂築吳江長堤横絶江流五六十里雖有橋梁石竇瀉水終是抑遏阻滯而江流之紆緩始不足以敵渾潮之倒注而吳之水患始于此矣宋人設法經理既立水軍三四千人以為撩淺之用另設官田米三千石以為經費之需吳江知縣職銜帶提督湖塘河渠縣尉職銜帶巡視湖塘河渠如遇水路淺隘橋道傾頽本縣

徑自文米應用即時修理賴此僅保無虞錄此言之
太湖諸口只宜常通不宜畧塞水利職員只宜特設
不宜兼官前元不知遠畧軍散營廢官田米歸之朝
廷所惜者止于三千石卒之湖口湮塞無官督治貽
害三州六郡之民不知幾倍終亦修浚迨我列聖留
心農政各處設有水利僉事各府州縣設有治農佐
貳等官亦既勤矣又恐遷轉不常虛文塞責故又時
遣大臣經理承平日久成法漸弛馴至水口堙塞年

復一年沿江占據成田日甚一日湖流愈加隔絶江
水不復流通非惟通潮去處無復能衝散潮沙即以
湖水發源處所亦往往停滯渾泥漲灘一望極目沿
至嘉靖二十年以後吳淞江日就堙塞而吳之水患
始不可復救矣太湖汎溢洩放無門低鄉田畝方患
全渰沿江高仰之區則又不能引潮灌溉荒棄田地
萬萬畝虧損錢糧萬萬石即今江道西自慢水江口
東距徐公浦口四十餘里幾成平陸至于太湖洩水

諸口如吳江之長橋長洲之寶帶橋沿江三十六座橋道及一百三十餘處洩水石竇内中多有浮泥積穢漲塞者所當急為相視急為疏濬者也此須動支官銀或起集官夫非止一勞永逸實為正本清源然此特其大綱耳非其節目也求其節目之最急者則又在乎河渠堤岸之交修葢河渠者蓄水以資灌漑堤岸者禦水不得入民田古者河渠深廣堤岸高厚非止為治田之計正欲約束水道使江之水常高于

海浦之水常高于江湖之水又常高于浦葢順其就下之性引而導之然後湖之水自入于浦浦之水自入于江江之水自入于海沙不阻塞旱潦皆宜國計民生永永有賴茍無隄防以約束水道則散逸妄行悉假低田以為容受之地矣欲藉其建瓴之勢以蕩滌潮沙胡可得哉夫有田無岸水平入之一年隳工前功盡棄一家隳工諸家之功盡棄則河渠隄岸之役每歲當舉此工不繼安用開江為哉夫以河渠隄

岸之關繫甚急者民間反忽而慢之皆因水利官襍委無攝未暇專心巡視之故其不曾巡視又皆因未有特設憲臣提督之故盖上司之賞罰不行于水利衙門則水利衙門之賞罰不行于塘長等役上下相蒙因循茍簡若此不已其害不獨在于民生而且移之國計矣然則方今救時之急務舍水利之外奚以哉水利之急務舍堤岸河渠開江之外又奚以哉夫治水天下之大事也而足國裕民全在乎此又天下

之大功也任天下之大事以成天下之大功非有天下之大智秉匡時之大忠者其孰能與于此

張內藴東南水利議二

凡水勢聚則力專而流迅散則力分而勢緩故渾潮倒注之處宜于分而江流順行之處則又宜于聚殆不可以一槩論也古者河渠深廣堤岸高厚非止為治田之計正欲駕水歸海使渾潮永不積聚江可常通耳以故近江高仰之地常要多濬枝河而通江近水

低田須要堅築堤岸何則渾潮出沒必繇海口入江方其潮来之時有此枝河可以分其脉絡而殺其洶湧之勢退潮之時有此枝河則百川衆流竝瀉入江方能併力衝散潮沙故欲江之常通莫先于無濬傍江之枝河者此一策也水鄉低田賴其堤岸高厚方可攔截水勢使之盡入于江不得散逸妄行江流乃可迅速若隄岸單薄不行修築則浩淼無涯之水悉從無岸低田散入水勢愈加紆緩安望其滌去渾沙

故欲江之常通尤莫先于急修堤岸者此又一策也
若其上源要害尤在太湖洩水諸口現今沿湖諸口
悉被民間圍裹成田築為蘆埂茭蕩水脉全然不通
吳淞江未為平陸實繇于此應委風裁有司備查沿
湖通江洩水諸口及石竇古跡港汊凡有淺隘漲塞
工程重大官為措置工程小者着各專利豪家自備
人夫悉從自已田限所對橋門石竇通行開濬不如
式者罰追歷年花利以備河工之用無防里胥因而

索詐擾民其水利官分地程功定勸課為殿最仍再
查照銀渚東壩事例請旨申飭刊榜嚴為禁約夫旱
地有支河則海潮倒注之處常分而不聚水田有堤
岸則江流順行之處常聚而不分沿湖洩水口子又
有厲禁而時常修濬則上源之宣洩益無阻滯三策
竝行雖有渾潮決不能深入縱有沙泥停蓄江流隨
輒滌去如此則吳淞江可以常通太湖積水可以常
洩吳中可以永無水患

張内蘊東南水利議三

為政有體操得其柄則已不勞而事畢舉功在萬世矣今欲興修水政垂惠三吳不須别項勞神秖須采集衆議立為成規以傳示永久如旱鄉支河限定每年一開幹河則五年一開低鄉圍岸限定每年一築界岸則三年一築尅定程期永為遵守一家之工役不完責在業户一圩之工役不完責在圩甲一圖之工役不完責在該年總甲一區之工役不完責在塘長

一縣之圍岸界岸支河斡河俱不及期修濬責在水利官水利官自十一月起至二三月止竝不許雜委亦不許取具糧塘里老結狀一紙以塞責須令出舍鄉鎮巡行問其疾苦省其勤惰相其原隰酌其淺深高下孰為利所當興害所當除各處荒棄田地用何調度方可轉荒為熟凡切于國計民生者通要留心經理申詳酌處雖上司或有别委掌印官不必闗牒本官徑自另議一員申請朦朧不行申請致令雜管

他事墮悞水利大政責在掌印官水利官怠惰偷安不為出舍巡行責在該府水利廳該府水利廳不嚴加督察不按季臨視其責亦有所歸大約巡視一年二年圩岸可成巡視三年四年溝洫可深巡視五年六年浦瀆可通巡視七年八年三江可入十年之外流民可以盡歸荒田可以悉治戶口漸蕃國計日裕矣

王叔杲治水專官議

江南水道湮廢已久今驟欲開復故道非惟工費無從措處即積土何所安置民情必有大不堪者惟當久任專官漸次疏導方可望其底績官不必以水利為名惟當以治農為務愚考前代江南嘗設有營田司誠以田疇之廣衍民力之勤惰不可無專官以督察之也昔錢鏐以蕞爾之區惟盡力農事遂致富饒我國家財賦仰給東南乃惟知責小民供輸而於治農略不加意此愚之所未喻或謂小民力田為生固所

自盡添設一官徒以增擾或謂各府縣治農之官未嘗不設而卒未見有裨于農事夫百姓顓蒙非提撕則日就荒惰官職卑猥非督察則甘坐鰥曠今州縣治農之官因上無專督之長漫不知職守為何事既有臺臣以總轄于上不可無治農僉事以承奉專督於下夫所謂治農者非止于水利也如低鄉畏潦則急于築圩岸高鄉畏涸則急于濬陂塘蘇流病於淤塞也則疏導不可以不時支流病其分水勢也則堰

閘不可以不築以至江湖之旁坍漲不一坍則速為
開除俾小民免虛賠之苦漲則即為陞科俾奸豪銷
專利之謀此皆治農之事也州縣之長既苦于政務
之繁力不遑及而丞簿等官勢固有所不能行江南
逋負之多雖繇於供輸之繁而實苦於荒區之累皆
原於農事之未修也欲為財賦根本計誠莫要於設
治農專司終歲帶同丞貳等官廵行阡陌浮泛江湖
問農家之疾苦察田蕩之利弊時當農隙則督民疏

濬築圩農事既興則為民清查勸相所謂擇可而勞
佚道而使小民習以為常自不見其擾而反以相安
矣昔人謂江南之水利如人之治身不可使氣血一
日之不調愚以為國家之視江南如富室之視腴產
不可使農佃一日不加勤恤歷考前朝每每數十年
間必遣大滌田疇悉淹上供困匱而後建議遣官治
水及遣官既至而水勢已漸消稍一疏導輒奏平成
矣今其所治之河歷歷可按悉已漲為平陸與其修

治於已變之後孰若預防于未變之前與其驟興於一時以𨶒無算之費孰若漸修于平日以成不勞之功哉若官徒以水利為名誠恐三時農事既興疏濬稍息居閒無事議者又目之為冗員或水利稍治旋復報罷矣誠不若專設治農官之可久而有據也當事者宜諦思之

周大韶崑山嘉定二縣荒田水利議

積荒田土惟崑山之十二十三保嘉定之十六十七都

為尤甚究其所以始繇水利不通並若官逋為累小
民無所控訴故相率而去以為緩死之計耳玆欲區
處流民使之歸墾其說有五一曰減重賦葢此處地
廣人稀糧多租少不足以償所出當役者往往問罪
破家故不得已而為之逃亡今雖不能如周文襄秤
土定賦亦當於三斗三升之内量減一斗或八升而
又輕其傜役免其重泒則斯民莫不樂歸而開河渠
葢此地高阜太甚溝洫難通一澇則積水為害一旱

則車戽無資賦負民逃皆繇於此但今吳淞江雖開而内河如徐公浦瓦浦顧浦雞鳴塘等處尚多淤塞所通者亦不滿二三尺豈能灌溉必將此數條大餘河動支官銀開濬以此墾荒荒可熟矣

周大韶吳江縣蕩價議

今之議塗田者僉謂享利甚厚價值甚高故加其賦也重其價使入於官亦可也殊不知享利厚繇於天時晴霽耳霪潦一至率多渰沒價值高繇於稅糧輕省

耳賦額一重誰肯承當故今區處塗田竊以為加其賦不若清查舊佃冊籍使糧之顆粒皆有歸著重其價使入於官不若加意於丈量之際使田之隱漏一無所容況今議價入官不為急濟河工之用與其議多而難不若減少而易與其盡法而得虛名不若量情而收實用為今計者合行委官將此新漲舊漲塗田排字定圩挨丘編號通行丈步盡數報官除荒蕩茭蕩另議外其餘熟田列為上中下三等逐一註明

于冊聽候覆勘上等熟田兼種菜麥每畝徵銀六錢或七錢中等熟田止種稻禾難種菜麥每畝徵銀三錢或四錢下等熟田雖種稻禾亦難保其常稔每畝徵銀二錢于稅糧則隨其所納以為定額永不加增其蕩荒田則并其田之價銀亦通行免派以示寬恤惟有不經告佃私墾成田栽種稻禾者免其追花問罪每畝罰銀一兩至於水閘橋棚查具有礙于水利者拆之可也如無礙於水利者存之可也或每丈納

銀一錢二錢亦無不可如此則既不輕縱之而示之以法亦不重苦之而權之以情是雖價從輕減在民間不無遺利也

周大韶吳江縣河工議

竊惟水利之所需者莫急於財力財力之所賴者莫大於塗田塗田之最多者莫過於吳江計田徵銀計夫給食人皆謂河工之費可取辦於吳江矣而卒大繆不然者韶反覆思維惟以俯順人情姑聽貧民自用

其力為從長之計蓋以吳江之貧民就開吳江之河道其便有九鞭扑不施而夫之所在即銀之所在其便一也田多價多者即為之長不必另報夫頭以生事端其便二也雖用其力實以勾銷其應納之銀仍用銀名色取具領狀在官事干錢糧易於責成其便三也上無出納給散之勞止須臨事課功其便四也下無守候領支之苦而工食盡足毫無掛欠其便五也各食其食即各居其居夫廠不必蓋造其便六也

椿笆竹木富家各願自備工完各自領回無煩宫府措辦其便七也况今貧民盡收是國家不費一粟兼寓救荒之意其便八也河工取諸其力省出一粟一布皆易銀以供正額民得存生其便九也夫天下之可患者止為有銀而無夫耳一用貧民遂可以不勞而集事較之始焉追呼拘迫以責民之所無既而曠日持久散而聚聚而復散以求濟乃事者相去不亦遠哉然欲得民之財當先服其心而欲服民之心其

策有三一曰預給憲票以絶加賦之疑夫塗田納價本為糧輕許以糧輕而無憑據何以示信今當刊布帖文示以納價之後聽其永為世業永不加賦先令該縣用印候具領狀之日戶給一紙以歆動其心俟其工完之日仍復送縣類解請給憲印以民之力治民之田以永遠之輕科易現今之實用大令一布翕然歡騰鼓舞民心此一策也二曰候查低荒以杜混徵之累夫低田年常渰没九年三熟錢糧累賠此田

俱屬貧民大戶絶無較之湖口塗田利厚糧輕者大不相侔耆民混報蓋亦有之槩行徵價旣以不可即與開豁人將效尤合行出示如有此等許具區圖圩號步口開報聽候弔取先年丈田經緯册覆查生情告擾希求漏價者盡法重處通計册内混報十中不過一二所議之價當必在於下田得即准查價之所蠲雖甚不多恩之所及殆非小補鼓舞民心此二策也三曰明立限期以紓併徵之憂夫塗田價銀鄉宦

動經千兩富戶百兩或數十兩塗田銀如此則正賦可知一時併徵勢難兩辦合無將蕩銀明立程期定限今年先完一半明年通完庶幾數少則民易於供辦官易於比徵鼓舞人心此三策也以此三策出示曉諭民雖疲聵自當感激奮勵安坐而籌吳江之河工可以指日計矣

周大韶宜興西氿水利議

宜興縣之水上接金壇溧陽及廣德分界山長興張渚

之水並會於此氿之中一從縣治前後瀉出東氿以入太湖一從長富張師等河分入西隔湖支流分散故西鄉一帶之水雖甚積雨不至久淹既又問之居民云西氿之水雖有大風不過少阻程途而無覆舟之患復詢溧陽運道云此氿每歲冬間順風駕帆頃刻可至數十里況溧陽從七里莊河徑出丹陽但橋梁低下增高數尺則不必更出常州此又至便之事也又至成塘橋咨土人以復河之策云此有宋瀆前

入所開以避泖中風波之險後人趨便俱從西泖出入略加修濬則巨舸重載亦可無虞循至宋濆見兩岸古堤原係舊路中間一河既深且濶獨梅春滄稍濶須當作堤成路然亦不過半里許其餘淺淤小者少事疏濬而已其道里之遠近亦與泖相當縱迂遠亦不過一里於各支河上橫佈木橋則至成塘率皆縴路每河置橋不過八九條無甚巨費不知當時委勘府縣官何不訪其舊跡以圖便易司水利者見之

必將樂其功之易成而亟圖之矣議者又欲近氿蘆灘草岸民田開進一河算來該開畝數約二百有餘價銀與所費樁木不相上下無山壟廬墓所阻兩岸竪土可免波浪衝激況實地用功民易為力但工計繁劇姑置之後着可也即今蘆洲與無灘者尚皆水淹不知冬水落否否則車戽甚難與其重費以圖其難孰若省費以圖其易且可以禦風波可以避盜賊可以過糧運可以便商賈而百世永利矣

沈位吳江水利議

竊聞三吳大水迄今且數月尚未全落秖恐春耕在即難以興播奈何大抵東吳西浙水利半在吳江而吳江水利半在長橋上下今之長橋即古之淞江南受湖州苕霅諸溪之水北受震澤之水故一遇霪霖則吳江先受其害其勢然也然聞正德庚午大水不過三日即去嘉靖辛酉大水不下庚午然自五月至十月乃去今年之水去辛酉不過三四寸今尚未去何

正德之水易退而今日之難退也究其故正德年間蕩田之利未興而今日則勢家巨室瀕水之田爭占蕩利故河身日小瀦洩無從水雖欲退而不可得也夫此蕩田每畝起稅少者三升即此三升計之吳江蕩糧可得五六萬此五六萬者乃後來隨增隨派亦不在惟正之供之數不知此項在何處開豁故此一蕩田也上有裨于國稅增之可也下有益于民家增之可也今益稅無補于國一遇水害不論高下水匯

而不得洩又無禆于民是蕩田之利害不待辯畢而已見矣嗟乎昔殷欲遷都巨室擅沃饒之利者皆不肯遷今欲開長橋上下一帶必懵多口自非遠見之士不為目前計者不肯為此言自非憂國奉公之當事亦不敢以此言進位唯有浩歎耳試詢父老之力耕而貧者當得其實壬寅癸卯之間沃州呂公嘗有得于此嘗疏告廟堂會計工需有事開濬以代逮不能行其志其他傳舍其官者率置之膜外今沃州之

說具在倘按而求之則水利何患不興耶

王煥如曰言吳江蕩田之害者不一率未暢快得

沈公數行書然神解多言不如簡當信哉

耿橋任陽水利建閘壩議

任陽六區並極低之地坐跨七鴉大浦形若仰盂水能入不能出其東南一帶係太倉州岡身高地一遇天雨水從高建瓴而下向七鴉大浦入海而浦至太倉沙頭鎮七鴉口一帶淤淺倒注西奔則亭毒于任陽

之間況七浦大塘西通長洲縣陽城湖西南通崑山縣傀儡巴城二湖湖俱東北流入于海者地勢然也一浦不能泄三湖之水故向于三縣界築斜堰建大閘以障之使陽城傀儡二湖繇黃涇下白茆入海兩閘不知于何年全毀浦口又塞東海不洩西湖莫禦一遇水潦六區之地滙為巨浸田為沼民為魚非一朝一夕矣此中父老議欲訪范文正公築圍建閘故事以驅其害橋嘗再四查勘如于東南陶舍涇重置

涇周涇由漊等四口各建小閘龍池涇前後黄涇馬
池涇等四口各築土壩以禦太倉岡身之水使之繇
吴塘過七浦循鹽鐵塘下白茆港入海西南如沈家
浜丁澤涇塢丘涇石灰涇周涇南梢西鵝涇南梢西
斜塘七口各建小閘防備漊口築一土壩以西禦南
斜塘界涇太湖涇巴城湖之水而東禦潘涇太倉高
處之水北禦毛沙塘七浦之水使其水西繇毛沙塘
過七浦導黄涇俱下白茆港入海則三面西來之水

不能犯任陽一滴矣再于七浦兩岸如古全涇西鴉涇北梢東鴉涇北梢周涇倒插浜瓦屑涇黄旻涇横塘八口各建小閘新開河蕩涇二口各築土壩使七鴉大浦之水不能南害東四十都南四十都正副四區如山涇大周涇小周涇蒲漸涇廟涇北横塘六口各建一小閘使七鴉大浦之水不能北害北四十都正副二區則任陽六區如金甌然海溢湖瀰任其縱横拱手而觀之六萬四千畝沮洳荒田盡變為膏腴

沃壤此任陽百世之利也夫江海大閘工費動踰二三千金即斜堰閘費亦不下千餘金不易辦也此任陽小閘每座費不過十數金浦南四區通計一十九閘計田三萬四千七百五十三畝浦北二區計六閘計田二萬九千一百七十八畝驗田派工每畝不過釐毫此田歲輸糧每畝費不下二錢而荒瘠汚穢所收不償所輸捐釐毫以博無窮之利倘亦必不容已之役乎少佐官帑以督責其成所當亟議

耿橘潭塘水利建閘壩議

潭塘八區自縣翼京迎春兩門外南抵長洲縣界縱長三十有五里昆承湖逼其左腋華蕩衝其右臂元和塘陶蕩循其兩股若西若西北若西南江陰無錫二縣之水繇蠡湖者繇尚湖者繇王港蕩者繇究山蕩者繇佳菱蕩者俱會于華蕩而奔入于潭塘至昆承湖下白茆港入海若南若西南長洲縣境以南之水繇陽城湖者繇傀儡蕩者散漫北流緣元和塘陶蕩

諸處亦經潭塘會昆承下白茆入海譬之人身潭塘胸膈也昆承腸胃也白茆尾閭也華蕩元和塘陶蕩皆咽喉要路而華蕩為尤甚養生者咽喉納腸胃蓄尾閭瀉則胸膈快暢而無恙乃今白茆入海之通渠日就淤塞昆承湖蓄極不通勢且返溢則腹裏大港分鄉涇新安塘諸水又為潭塘翻胃之道納者奔溜瀉者涓滴反溢者彌漫而莫稽則潭塘危矣田荒民竄豈得已哉橋嘗日進父老講求惟濬白茆為治本

之良劑而工鉅費繁未敢即舉姑學醫方之治標查
得西四十四都正副二區被淹之田南和尚北和尚
等圩萬餘畝受病在元和塘之黄墓涇北涇東西兩
頭建閘中間南股築壩以外禦華蕩横流内禦大港
反注而此地庶亦可稔乎又查得西四十四都之十
六圖北四十四都之九圖南四十四都之七圖九圖
十圖田二萬餘畝被淹尤甚受病非一必西壩螂螺
涇池家漊大潭塘中潭塘張港五處禦元和塘一帶

南米西來之水北壩龍蕩狄家趙𨪷天井四處禦廟涇大港内攻之水南壩毛涇禦顧涇外來之水東南壩新莊禦閘蕩北來之水又于兩潭塘張泗蕩東梢建石閘三處禦新安塘分鄉涇反注諸水且以通舟楫便農田而此地可緩乎又查得西四十三都之二十九圖北四十四都之十圖田七十餘畝僻處一隅被浛更甚東潭塘陳蕩二水經絡其中東受六十二涇西受新安塘北受龍_闕東北受昆承湖諸水又於

四方築壩四條而後稔可保也凡此特為低中之極

低者區畫所謂暫捄然眉之計耳又須與築岸裏田

之法并行而始克有濟若練墩浜直下白茆張蝦漊

徐涇鎮門塘直下昆承顧涇呉塔塘單長涇界涇直

下陶蕩之處地勢稍高而水勢亦稱莫禦疏之使流

而已其大蕩魏涇廟涇三處正當華蕩要衝西來水

勢疾如奔雷從此東灌大港而入昆承惟患其不速

又咽喉中之咽喉也治標之法不過如此必求永利

而無害非大開白茆港導水入海不可開白茆則鄔家浜南前洪中洪草鞋洪大洪及新開洪白魚洪蘇家洪周家洪諸水又為昆承入白茆之咽喉均當留意者

吴爾成水田修濬議

吴中之財賦甲天下而財賦之源在農田農田之源在水利我太祖高皇帝深惟根本之計特頒敕諭凡天下陂塘湖堰可瀦蓄以備旱暵宣洩以防霖潦者皆

因其地勢修治之又遣官分詣天下督吏民修治水
利嗣是列聖相承獨加意于蘇松等七府水利或設
郎中或命都御史或工部尚書或專敕巡撫官或督
巡鹽巡江御史而又特申禁令令秋成時修築圩岸
疏濬陂塘以便農作無非欲使各鄉區圖之役伍各
就其鄉井之中自為修救高鄉則濬溝渠深濶而旱
魃不能災低鄉則修圩岸高厚而陽侯不能祟役不
離鄉民各自為世世相承浸深浸厚以歌豐穰而成

富庶不知何年始生蠧弊有水利積胥奸究百出而又一種市棍刁猾號曰泥頭為之包攬侵冒工食遂與積胥朋謀通計合為一家一體先將各區各圖水利之役紛然散派令不得守其本鄉以開泥頭包攬之門如高鄉之塘長里長則自捨其久涸之溝渠而偏派以隔區寫遠之圩塘低鄉之塘長里長則自舍其久倒之圩岸而偏派以隔區寫遠之河蠶夫蚩蚩之民亦各自戀其鄉井而且倀倀于適途安能裹糧

而前以走數十百里之外而奉公家星火之令正號慟驚魂無可如何而神奸泥頭方且乘其苦而為之承攬于是塘長派之里長里長斂之人戸人戸多賣子鬻身以供包役包役餽銀于塘長塘長乾沒再輸于泥頭而泥頭入已夫銀入泥頭之時則已為河工竣工畢事之日矣何也泥頭既攬得銀則與胥役輩瓜分受故今年計工明年停閣萬不得已而開河則不過剷去岸草增高樣墩而河之閼塞如故萬不

得已而築圩則不過撈起淤泥略塗岸面而圩之傾頹如故有一墩而今年築明年又築終于不築一溝而今年開明年又開終于不開積至于今日則高鄉已無河渠低鄉已無圩岸無河渠故近者三十五年之旱則東鄉百里枯焦而斗水百錢寸草不長無圩岸故昨者三十六年之水則西鄉萬井烟銷而顆粒無收民為溝瘠雖有廉能之官精明之長率見為相仍故事而莫知其窟穴之所繇藏民事之所繇蠹則

豈可不為改絃而任其一往不返以致東南之陸沈也哉惟望先行各府州縣諭各區圖細造水利書册高鄉則逐項開載本圖附近某大河應與某區圖協開若干丈尺本圖通潮活水溝漊幾條名某名某本圖自該照里甲田畝不問傍河腹裏一體分段開濬若干丈尺底濶若干丈尺面濶若干丈尺深若干丈尺低鄉則逐項開載本圖附近官塘應興工區圖協築若干丈底廣若干丈尺面廣若干丈尺高若干丈

尺本圖圩岸戧岸應照里甲田畝不問靠塘腹裏一體分段自築若干丈高若干丈尺底廣若干丈尺面廣若干丈尺并附册内載高低兩鄉相其地勢應築壩閘旱則内水不出潦則外水不入亦一一具載以便挑築書册已定留貯府縣及申報道院永永遵行仍倣祖制于九月盡十月中農工已畢之際諭各區圖里長塘長即乘農隙刻日開濬挑築如初年先與該區協開某大河即自分開小漊初年先與該區協

築其官塘即自分築圩岸戧岸酌緩急而均工力以
定年次或三年五年為一周增築開深週而復始年
年如是到三月中農工將興即諭各里塘具狀結得
河工圩工一一如書冊所載丈尺毫不虚報如有水
旱枯焦衝倒以壞田疇本役甘聽處治夫昔也民若
出鄉旁皇無計至于鬻身命以投虎狼之喙而已田
毫無救于水旱今也民各自救役不出鄉不過自以
畚鍤舂杵自營本業而又無絲毫之耗費昔也東撈

西西撥東專以其搖亂無定之奸得藏其虛影不實之弊而東西卒至於兩傷今也高救高低救低獨以其專一不分之力各畢其鑿鑿可據之事而高低究至于兩利此即三代鄉田同井之制我疆我理之規故三吳有開濬吳淞江之議若於時詘難舉然舉之固為神禹疏九河之大功令各于本鄉整頓就疆而理亦是神禹盡力溝洫之一法先使下流處處疏通稍待物力充盈亟議開濬吳淞江以備三江入海之

故道則吳中尤為萬世永賴即我明亦屢厪宸謨其效不彰彰較著哉

陳仁錫治水約言

一設官始末并善後未盡事宜

永樂三年命戶部尚書夏原吉佐以侍郎李文郁大理寺少卿袁復陜西參政宋性又命僉都御史俞士吉齎水利集使講究以聞公首開崑山夏駕浦掣吳淞北達婁江復挑嘉定縣之顧浦南引吳淞北貫吳塘自婁

江入海又濬常熟白茆導諸水于楊子江是時吳淞江濶一百五十丈公之治七浦也因作斜堰障之分其流于白茆自後決壞斜堰水遂改道云正統五年命廵撫侍郎周忱便宜處置公立表江心挑顧浦洩之七年大水先是廵按何永芳題革水利官公奏取曾經任過辦事官一二十員准其歷俸年月修理田圩閘塞河道運畢日送回吏部未半年事竣此任人之效而水利官不可革明矣景泰五年大水侍郎李敏

知府汪許復濬白茆諸塘天順二年廵撫崔恭分吳淞江為三段崑山工海嘉定各董之浚舊江一萬三千一百七十丈成化八年置僉事于松江專治蘇松諸水利成化十年廵撫畢亨與知府丘霽開吳松江用夫四萬六千八百三十弘治四年五年七年大水給事中葉紳奏請于廷臣中選差有才力通曉水利一二員授以節鉞會同撫按指定地方分投相視何地為山水入湖之衝何港為太湖入海之道度其經

費然後大加濬治使下流得以宣洩于是徐侍郎貫
奉尃敕與主事祝萃同廵撫何鑑知府史簡先開長
橋入吳淞壑除江口民田幷濬白茆港及斜堰七浦
塘東開鹽鐵塘西濬尤涇七里役夫八萬八千三百
六十是時六府並遵上旨一同開濬崇明用其巨舟
決海口壅沙說者猶謂奉行非人輟事太速其止開
南沙洪一派之水尚若不支豈能又泄蘇松之水已
而功成一載岸果漸崩可不鑒哉往聞常熟知縣楊

子器議開湖漕請于水利郎中傅潮會子器被召郎中臧麟入奏詔撫按相視知府林世遠恐防田廬仍開白茆彼一時精心講究不厭反覆乃爾隆慶四年巡撫海瑞開吳淞江查舊蹟自王渡起至宋家港口長一萬一千五百七十一丈濶三十餘丈今議減半開河面一十五丈底濶七丈五尺六寸計工食六萬餘兩兼療饑民不兩月告成徐文貞公階以是年拜相然亦嫵有司但支目前未大備耳自水利官裁設

不一或行屯田捕盜僉事帶管或設工部郎中專管萬歷十五年奏請特設副使一員專管江南水利駐劄松江以河南副使許應逵來董其事雖出帑金十萬故道反塞吳淞至于斷流是與無人同耳故任官急矣知人尤急昔葉給事之請節鉞大臣也猶鄉紳之言也查年都御史俸疏乞敕大臣一員會同臣等處置則撫臣自言之而其不能兼理可知矣無已專設御史如南京巡江巡倉屯田三差可併者併之而

以一員專督水利三年為期有勞蹟擢陞京堂可也

一尋源委尋先手

正德十四年吳巖疏太湖亘數百里納天目諸山溪澗之水繇三江入海是太湖者諸郡水所瀦而三江又太湖所洩也如白茆港七浦塘劉家河蘇州東北洩水之大川也如吳淞江大黃浦蘇松南北交境與松江南境洩水之大川而吳淞南北與白茆諸港又各有支渠引上流諸水以歸其中並入海此原委也歸

太僕云必欲自源而委非開吳淞江不可開吳淞江則崑山嘉定青浦之田皆可墾議者見沿江種蘆之利反從而規取其税是教其塞江之道也倘不專力吳淞是猶患腹之脹不求通利徒閉口而奪之食豈理也哉古之三江其二不可攷僅吳淞一江仰接太湖又四十年不治矣此太僕時語今又數十年江口湮而西湖水益横流東南之民將不食也悲夫呂巡按光洵疏上未行先是李巡撫充嗣專治白茆而吳

淞夏駕次之海巡撫瑞專治吳淞而白茆次之李公
功則未終海公最為有見蓋忠靖用元人周文英之
議舍吳淞事婁江不為無利然以全湖之水一婁江
洩之其力恇怯自海公開吳淞江數十年間雖有水
災不為大害一時隘口支川無不就理公開江專以
深濶為主不計水面丈尺最善今查如吳淞東段宋
家橋眞如港諸處舟行澁甚吳淞上流寳帶長橋一
帶茭牧漁簖宜急治開吳淞宜併治七浦白茆蓋二

浦在婁江之北向因東江塞淞江微湖水乃北折併于婁江而溢于北二浦也至無錫江陰武進常熟通江河港亦不可不議近年頻遭水患吴淞治則荆溪上源亦宜措置蓋横塘百瀆上承洮滆二湖之水二湖上承應鎮諸山溪之水並注荆溪之勢直貫吴淞又吐而弗吞建瓴不可得也前人之語大都至和塘婁江可緩以直承太湖之水無藉吴淞嘉興之水北自運河注于吴江西北自爛溪注于太湖東北自秀

州塘注于三泖黄浦若吴淞通利嘉興可無侵嚙初成化間葉給事紳疏云昔人于溧陽為堰壩以遏其衝于常州穿港瀆以分其勢於蘇松開江河以導其流惟入海之處潮汐易淤故前代極力濬治法久令弛致巨浸壅于中故道漲于外土民或堰而為田築而為圍凡治吴淞江為第一先手也常潤高于蘇之東接海岸其地亦高蘇介兩高之間每大水西為常潤之水所注東為大海岸道所障苦潴蓄不得通

泄並湖三郡若常若湖若蘇蘇最下流下流之水吳江吳縣為入口嘉定之吳淞常熟之白茆港太倉之劉家河為出口惟長洲崑山隸郡東界入口之水縱分旁溢凡數十大浸皆受太湖之水渟泓充滿而後出于吳淞江劉家河白茆港若然安得不困譬如咽喉絶矣非一人一家之咽喉也可不懼乎比治蘇州諸巨浸尤為第一先手也

一設處錢糧

如夏忠靖公之請倉廩三十萬石許副使之給帑金十萬尚矣逺之有元豐六年蘇州開江兵級八百人專治浦閘之例有政和六年差户曹趙霖合用錢米并辟置官司奏報急遞于内侍省投進悉依御筆違者即以違制論又逺之有錢氏撩淺指揮之例置軍四部七八千人故錢氏之功于江南最大而五十年不被兵皆水政修明潦歸海旱歸涇也宋有天下三百年命官修治凡三十餘葢十年一興利云其法禁人

佔湖為田恐洩水路故也張士誠亦設𣃁沙之夫于白茆今不治幾百年可不痛哉貧擔小民至食一兩之貴粟且逾十年而曾無變計可乎故西北急矣東南更急也鹽急矣水利更急西北出孔也有出無入東南入孔也上一出下百入上速出下速入而鹽不可卒復而水利興港瀆有港瀆之利治尺寸獲尺寸之益何煩再計為

一凡富豪承佃漲灘名曰蕩田報官給帖其利高于田

而所入稅僅一斗今宜倍其科以供治河之費如沿江阻塞侵而為田廵撫大臣芟治之不必拘升科之利也

一海上無大患水陸官兵暫移河于為河工可

一萬歷十五年後淘河夫銀可查

一萬歷七年廵撫胡公有田主自開河之令宋罩鍔水利書華亭青龍人戶相率陳狀情願出貲開浚本縣官吏未與施行今豈無其人乎倘大姓能舉行者聽

奉旨自行建坊

一宋朝修東南水利輒下空名度牒二千道給賣承德郎將仕郎官告身各五十道今僧家多無度牒倣而行之可

一查近有納曠役銀寄庫者可助河工

一有司設法興修水利聽專督官特疏行取科道即人才即政事即財用何憂不足

陳仁錫圍田議

吳中水利乃國家財賦之源生民衣食之本而今頻年渰没頻年荒歉此曷故哉皆繇水道壅遏不能開濬之故也夫吳淞江横亘蘇松二郡流長二百餘里其次則白茆青陽等河震澤之水繇此入海嘉靖以前戓部郎戓府佐專督水利有時疏洩倘遇水災易漲易退低區不盡渰没即有凶年倉粟有餘尚可抵補迺年以來水利無專官萬厯丁亥年間治水許憲副雖曽具牒設處河工之費未竟而中止迄今六十餘

年潮汐往來逆湧濁沙日增月累附近勢豪圍為平田不知幾十萬畝矣即以此升科抵補荒糧謂權宜之計耶若當事者力主此議恐豪右不能無阻撓也然則如之何而可必也治田乎夫治河不若治田而治田必先治岸蓋水田以圩岸為存亡近年百姓罹水災之害家計空乏救死不贍不暇修繕故圩岸俱為烏有萬歷戊戌間本縣鄭父母設處官銀曾一修築而節遇水災十無一存故今之治田當以治岸為

先也所可恨者業主坐享田中之利而至於修築之費茫然不加之意反使區圖塘長小民為之夫塘長之役不過廿畒之家充之其家計幾何而况水利衙官需其常例衙門書阜索其酒食所費已不能堪若之何而能辦此役也其必官大戶業主給工費與佃田者協力而為之可乎方今陰雨浹旬河流暴漲工本之多成功之難比于先年尤甚也故水利不可不及時修也

陳東忠開浚吳淞江事宜經費條議

松江府上海縣二十八九保居民陳東忠等呈為冒陳吳淞開濬事宜并約計工料數目懇祭繁易緩急蚤施德政裕國安民事竊照國賦本乎農田農田賴乎水利夫幹河浅澇兼行舟楫枝河積蓄専資灌漑但有淹塞致害耕耘至吳淞江延袤西連太湖東出大海諸塘浦港之行潦無不繇江為腹尾因中段與蘇松二府分境互紐北屬嘉定南屬上青唯若潮沙一

日二汛漲勢洶湧急來緩去傍遭衝坍中受澱積歷代屢修通暢不久又復壅淤昔蒙海都老爺開濬題疏内云浙江杭嘉湖三府與蘇松常三府共此太湖之水吳淞江開則六府均沾其利塞則六府同受其害弔憲天嘉湖等府各州縣錢糧協濟幸得奏功後復設水利道許副使駐劄松江首濬吳淞費帑數萬上傾下累利少害多反致旱槁潦渰田荒糧隳蘇松二郡父老垂首歎息忠等採得此江利病之原議有

興修枚幹之法呈控憲天批府行縣勘議禍被工房吏書受占佃江面賄寢閣七年民苦災困抛離將盡茲幸院道牌行二府着同嘉上青三縣會勘議申用銀八萬餘兩濶照舊則深更加透但恐工煩銀乏德政難施又奉憲文行建石閘永遏潮沙之入使清水常滿候過潦啓閘無衝坍淀積之虞忠等建議一册量減省銀約四萬有零工在一月可竟謹將繁易緩急逐段開註明白其易急者先治繁緩者從容勿因

繁悮易匆趨緩棄急則國計民生共沾恩造矣

計開開濬吳淞江緊易緩急各段總數

東自上海縣城北潤港口二壩地方起繇西蘆浦曹家橋上澳塘新涇孫基港莊家涇蟠龍塘接嘉定青浦縣屬高松塘儼黨浦紀王廟樊將軍廟至西落鈒坡對南岸赤雁浦止共長九千八百五十七丈五尺其上面之廣悉照舊額一十五丈兩傍老岍為定不必增減免派施工今議水面之廣應

在老岸二尺之下障灘之上以官尺量濶一十二丈比之民尺濶有一十四丈四尺下底之廣以官尺量濶七丈比之民尺濶有八丈四尺與今議建閘口相若儘通蓄洩不必太過徒勞無益以面底併濶一十九丈揩作九丈五尺其間有淺深不等以逐段加深積算

土方共七萬四千八百一十二方每方用夫一十六工

夫工共一百一十九萬七千工每工工食銀三分

共該工食銀三萬五千九百一十兩如減濶一半減深一尺六寸止用工三分之一該銀一萬一千九百七十兩

一應急濬工易之段

西自嘉定青浦縣屬赤雁浦起至東上海縣屬新涇口止長五千五百六丈五尺據上海縣志云吳淞江湮塞時太湖之水迂迴宛轉多繇上海新涇

迓經于海勝國時惟新涇爲要細思此段實應急濬洩西六府不測之霪潦其間深淺不一約分四段派算

土方共三萬三千四百七十八方

夫工共五十三萬五千六百四十八工

共該工食銀一萬六千六十九兩四錢四分

第一段西自赤雁浦起至東紀王廟儼黨浦止長一千六百一十二丈加深官尺五尺比民尺

深有六尺每丈積土方四方七分五釐夫工

七十六工該銀二兩二錢六分

土方共七千六百五十七方

夫工共一十二萬三千五百一十二工

共該工食銀三千六百七十五兩三錢六分

獨此段水深四五尺若使戽乾至底其費倍加

應候第二三段開完之日然後𦑊段使水自

竭民無煩遠挑且泥土浮軟亦難施工暫可

停緩令附近農夫罱起浮泥田借培壅江亦漸深挨至冬時撈浅便可省工食其濬新涇横泖夆嘉浜小虬江皆是分洩西水注海之道

第二段西自紀王廟儼黨浦起至東莊家涇長一千三百一十一丈五尺加深官尺六尺比民尺深有七尺二寸每丈積該土方五方七分該夫九十一工二分該銀二兩七錢三分六

釐

土方共七千四百七十五方五分五釐

夫工共十一萬九千六百八工八分

共該工食銀三千五百八十八兩二錢六分四釐

第三段西自莊家涇起至東孫基港高墩止長一

千三百五十三丈加深官尺七尺比民尺深

有八尺四寸每丈積該土方六方六分五釐

該夫一百六工四分該銀三兩一錢九分二

釐

土方共八千九百九十七方四分五釐

夫工共一十四萬三千九百五十九工二分

共該工食銀四千三百一十八兩七錢七分六釐

第四段西自高墩起至東南岸屬上海新涇北岸

屬嘉定收犢港長一千二百三十丈加深官

尺八尺比民尺深有九尺六寸每丈積該土

方七方六分該夫一百二十一工三分該銀

三兩六錢四分八釐

土方共九千三百四十八方

夫工共一十四萬九千五百六十八工

共該工食銀四千四百八十七兩四分

一應次第緩浚工頎之段

西自新涇口起至東上海城北土壩地方閘港口止長四千三百五十一丈悉如平陸今議加深官尺一丈比民尺深有一丈二尺每丈積

該土方九方五分該夫一百五十二工該銀

四兩五錢六分

土方共四萬一千三百三十四方五分

夫工共六十六萬一千三百五十二工

共該工食銀一萬九千八百四十兩五錢六分

此亦分為四段銀倘未足可以次第興工逐段疏

濬

第一段西自新涇口起至東上澳塘口止長六百

五十二丈

土方共六千二百三方五分

夫工共九萬九千二百五十六工

共該工食銀二千九百七十七兩六錢八分算勾

此銀先開此段

第二段西自上澳塘起至東盧家橋蘆浦止長一

千一百九十八丈

土方共一萬一千九十一方

夫工共一十七萬九千五十六工

共該工食銀五千三百七十一兩六錢八分

第三段西自蘆浦起至東徐公港閘橋傍止長一

千二百六十丈

土方共一萬一千九百七十方

夫工共一十九萬一千五百二十工

共該工食銀五千七百四十五兩六錢

第四段西自闢橋傍潘家洪起至東土壩地方閘

港口止長一千二百六十丈

土方共一萬一千九百七十方

夫工共一十九萬一千五百二十工

共該工食銀五千七百四十五兩六錢

獨此段土壩地方閘港向來湧入潮沙之口受害最多歷來費帑勞民今治病之閘應建于此口先要閘完後可開通若使二工並舉須銀一萬三千兩缺亦可以暫緩且急淘江傍

洛枝上澳連三涇閘港河塘川洪皆能引水注江分流入海所謂借此衆口代江宣洩用此一法則開江稍遲農田亦半沾利

一應急濬枝河

新涇一道北通吳淞江南通蒲滙塘長一千八百丈今議面濶五丈底濶三丈加深八尺每丈積該土方三方二分該夫五十一工二分每工二分該銀一兩二分四釐

土方共五千七百六十方

夫工共九萬二千一百六十工

共該工食銀一千八百四十三兩二錢

橫泖塘一道東連華亭青浦上海三縣之蒲滙塘

西連青浦城濠長五千丈今議面濶五丈底

濶四丈加深五尺每丈積該土方二方二分

五釐該夫三十六工每工二分該銀七錢二

分

土方共一萬一千二百五十方

夫工共一十八萬工

共該工食銀三千六百兩

小虬江接連黃泥浜西南通吳淞江東連大虬江直出東段吳淞江應濬者共長二千六百丈今議面濶四丈底濶二丈加深五尺每丈積該土方一方五分該夫二十四工該銀四錢八分

土方各三十九百方
夫工共六萬二千四百工
共工食銀一千二百四十八兩
已上三河共該工食銀六千六百九十餘兩
一設處工食
看得役有消長人有高下獨田無動移開通河道
先利農田若今但云設處官帑民役不言田上加
派倘庫藏無羸免役有限終成畫餅必將二者兼

行衆輕易湊均須均派蘇松州縣

前議提編五遞年内糧長免役一年納銀公用

目今舊者見充不全新者未蒙編審更儫五

年一替點派煩難

今應在各圖十甲排年内提編免役追銀十年

之内輪充辦糧分僉一年民當悦服一示頒

輸二府州縣約有平米四百五十萬石各分

承辦平米百石者納出免役銀一兩辦有一

千石者納出免役銀一十兩除聽官田不納

亦可

共納免役銀三萬餘兩可以借支綫解者一面徵補之

田上加派每畝納銀一釐五毫亦在二府州縣

官民戶相助暫納不為永例法旣適均自然

完速

共約加派田上銀二萬二千餘兩應在各

櫃上各官甲分催完額内扣

導河夫銀二府州縣每年約有三千餘兩

共若干兩

濟農倉稻穀

共若干石

庫括無礙贖罪銀兩

共若干兩

一募召人夫

應在傍江附近嘉定上海青浦等縣之里甲募召

為便

三縣共約一千餘里每一里編有十甲排年共有排年一萬甲每甲出夫四名

每圖小塘長管夫四十名

每日用夫四萬在河開挑十日該夫四十萬

三十日共夫一百二十萬若賴天晴不一月江工可完○此用塘長泥夫俱係有產之戶各保身家者食領官銀視如已業不煩鞭扑速

能告成

一枝河

水道為農田之命脉今傍江枝河淤塞即吳淞大江開通水安從飛入應着坐區塘長圩中得利人戸查照魚鱗圖冊逐丘計畝出夫協力淘濬出工築岍可以禦防河深蓄水可以救旱興工之日即着訊地巡簡日兼監督夜勤巡緝吏足弭盜安民

一石閘

閘座創修甚難須委用得人方能料理先安預辦琢成堅石趁天氣晴和農事既畢下安築基密實工安壘砌得宜務革一切弊竇纔稱水利

一塘岸

官塘大路止蒲滙塘接連肇嘉浜東貫上海城濠西串華青二治凡遇上司府縣經臨官糧客貨裝載每因潮沙為患屢濬屢淤既蒙各憲詳

建石閘三座東來濁汛不入西下清水常流官
站民船早暮皆得穏行不經外浦風險牽輓行
役俱便農田旱潦有備更不待言矣但新閘缺
版舊閘半圮不能遏蓄三河患害依然不改乞
弔驗府縣呈卷應催原勘老人潘昇急追估修
治病設夫以時啓閉則農田利益無窮輓路坦
夷有頼

陳繼儒濬吳淞江議

禹貢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蓋宣歙苕霅諸大水皆西
注震澤東達于海震澤者其腹三江者其尾閭也一
曰婁江即太倉之劉家河是也以婁江訛而為劉也
自震澤從吳江縣經蘇城之婁門繇崑山轉入太倉
此蘇州之水口亦常州之大水口也一曰東江即松
江府之黃浦是也以西浙水來故曰東江也此松江
之大水口亦嘉湖杭之大水口也一曰中江即今之
吳淞江是也自東及西横亘百四十里海忠介開鑿

而後歲久僅成故影譬之乾卦但有外二爻而無中一爻譬之人身但有大腹而無尾閭蘇州之下流不能洩而蘇州之低鄉困矣松江之上流不能洩而松江之低鄉困矣於是吳江常熟長洲崑山嘉定太倉以及華亭青浦等處無不水勢漫延受其殘滅屋廬塌毁田地抛荒錢糧無出敲扑不停此緣旱無灌輸潦無洩瀉故耳頃皇上登極名對時出禮部員外郎陳懋德吳淞奏疏面問可行豈非東南第一永利乎

以愚計之度非千夫不可非設處八萬錢糧不可錢糧非協濟不可非專官責成不可非庶官分督不可非大戶催儹不可六七十里之遠道非立標分界不可非蓋廠分棚不可又須廵行海忠介公布袍草疏帶星出入親給錢糧不遲緩一刻不扣除一釐隨官人役不横索人一錢不巧賺人一飯而後事可舉也

或曰海忠介開而復塞何也曰以海潮之東入故也海潮渾濁潮退則泥留矣泥厚一箸一日兩潮則一

年七百二十箬矣日積一日年厚一年雖欲不淤塞得乎識者云自西徂東開至盡頭處留里許不開以壩海口既無潮退泥留之患又省防鹽防盜之虞若逢水災洶湧請牌開壩衆鍤如雲里許不日可濬水洩復塞何畏海潮何傷風水此開吳淞之妙策也但以銀米召募因救饑貧其利大其功速派撥民夫因累塘長其害大其功遲知此而禹蹟可成海忠介可以並享而血食矣不識東南萬萬姓果有此大福否

書此以待救時之君子

沈幾東南水利議

一議興水利以阜安東南固根本以開百世之利國家財賦仰給東南東南民命懸於水利水利要害制于三江三江源委古今志載紛紜無定大約南曰東江繇麗山至大姚分支出陳湖經樊村蘆墟三白入澱山三泖合于黃浦江灣而入海其道在長洲青浦上海之南中曰松江繇越溪五龍出朝天金雞合陳湖

沙湖涇用直千墩安亭四十二浦至吳淞所而入海其道在崑山嘉定之南青浦上海之北北曰婁江繇鮎魚口合運河諸水經婁闕至陽城湖分為白茆劉家二港而入海其道在長洲崑山太倉之南之北常熟之南之東斯則禹貢所稱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者是也自海塘障而東江湮止二江受全湖之水宋元及國初之所以有水患也然猶有二江也夏忠靖周文襄治水後太平百餘年至嘉靖之季而松江塞矣

嘉靖壬戌諸年之所以多水患也海忠介公起而受
符治之未及半而松江之士夫齮齕焉謝事去萬歴
已卯諸年之愈多水患也然猶有半松江全婁江也
自庚辰來五十年間松江以半開而易塞婁江以全
身而半塞是以半江受全湖之水十年九湮夫奚疑
哉請先言婁江夫水勢必趨東南婁在太湖東北而
水全趨之者具故有二一者地近北為唯亭南為甪
直皆相去于湖不五十里而潮汐通焉呼吸相接地

近則趨從其便也二者勢迫兩江既塞無從分派全身趨婁其勢重其流愈急從其迫也若然則婁之所係大矣而水利之官空設開濬之策不講者士大為之碍也婁江自蘇之婁門出下𨾏瀆唯亭經徵里至崑山縣畚子抵太倉而入劉河者上官所耳目以為婁江故道而非也此婁江之最平穩處故治以為官道而險不在焉險在北為陽城連亘百餘里而走白茆塘南遮松江之半身連亘四十餘里其廣者可百

餘丈狹者可十四丈而走安亭漳浦其大凡也而至
廣至狹不與焉潮勢汹湧挾泥沙而上約一升之水
泥沙二合潮退漸平末勢緩弱泥渟水去日漸一日
泥壅沙浮河身高淺小民射利傍岸所在種菱蘆菱
蘆既生泥沙藉之可以安立不二三年可種菱耦菱
耦衍蔓泥沙愈凝不三四年可種苗稻築為外圩照
前漸擴平民如此為人告發無糧之田勢不能存獻
賣士夫士夫受之通賄吏書陞科輕糧田則斗則蕩

則陞科填入縣總以補攤荒士夫得為世業傳之子孫縣中入之版籍例同正額而不知河之百餘丈者漸為數丈十數丈者漸為二三丈平時不覺迨至夏雨時行水勢一漲急不得瀉膏腴之壤盡為巨浸直須臾耳以前所陞之毫末易所湮之鉅萬以千百家之受利易萬姓之災荒其利害易知而士夫為子孫計狃目前之利聽㓕獲之言必不肯棄此茭蕩為軍國大計也故曰白茆開利歸於蘇而阻撓者必蘇之

士夫也其次言松江夫水勢趨東南其正脉也而入海之道稍遠既合東江之水河浦最多最大汪洋浩渺不復可治官道所以驛傳借路嘉興其中水勢既盛蓄洩甚難而松江泥沙同于嘉興其味鹽鹵其質細重易于凝滯結為原壤松民不知取利目前青秋花豆在在而是向之河身已架高屋樓房起為墳墓嘉定以南華上以北一望平蕪棄舟縱馬百里之中不聞舟楫比豈尾閭之地所宜旦夕有者顛倒地脈

逆害陰陽何怪乎連年地震颶風霪雨海波逆流海塘横圻千山之木一暮盡拔哉請以易耳目者以一例餘吳江長橋淅直孔道凡有軒車無不駐節試觀長橋之下為門七十有二以殺水勢古人為此苦心極慮觸目可思而間有貪利者東西占為茭蘆數百頃漸填為平壤架為市房又數頃矣坐視吳江之民頻遭水厄湖水一漲灌城而入全縣之田蕩然為患士民屢屢具呈貪者執不肯行寧兩府全荒不恤也

又近之而一縣全荒不恤也又近之而本戶所荒百千餘畝子粒不存又不恤也而止顧此尺寸之利罔念滔天之害癡愚之惑一至此哉觀此一處例知萬情故曰淞江之開利歸松江而開之有阻撓者必松江士夫也高皇帝遣信國公湯和築修海塘金牌寶劄便宜行事豈非洞見數百年後必有今日預為榜樣以詔後來耶水利之不可不講也自東南及西北無不急矣顧時勢所囿物力所制審其緩急難易以

定先後則開中江最要中江即吳淞也居松江之上流蘇州之下流蘇州之上流婁江不能盡瀉松江之上流黄浦不能盡瀉積雨連綿之後太湖水勢湧發耕種失時錢糧無出即請蠲請賑請折修岸修圩皆補苴之術矣風水地脉之饒右錢糧匱乏之疑慮皆將聽禍福休戚于天自托于中醫不服藥而已言及真可浩歎濬吳淞以開水利修海塘以塞水害棄小利而捐情面久任責成權無旁撓仰體聖天子清問

至意是在今日之當事者矣

嚴衍開吳淞江議

東南之水滙於太湖太湖之水洩于吳淞太湖口東海腹而吳淞咽喉也咽喉塞則口不能納物于腹而身病矣此吳淞江之所以不可不開也但議開不難開為難不得人不開不得財不開不得法不開此議開者啓欲敝而築室仍在道旁也愚以為此江議開于五六十年前則難議開于今日則易何也往者波濤

洶湧勢如奔馬駕舟而渡者時常覆溺斯時欲築壩戽水費不下三五千金而開濬非二十餘萬未易畢工今則洶湧如奔馬者俱成平地中間止存一線水路即潮上時可躍而過殆與無江同如欲開濬則築壩戽水便可省一二千金較之洪流須洞全藉桔槔之力非用數萬人一月胼胝無能使通江之水盡去而可施畚鍤之功也倘此一月之中陡值霪潦則旋戽旋滿旋滿旋戽又不知費幾多工力而水乃可盡

是濬鑿之力一未施工而民力先疲財用先竭故曰此江議開于五六十年之前則難然在今日江身等於平地而欲鑿平地為深江則其功力多寡奚啻十倍于前而何云今日反易吾嘗叩諸耆老其言曰此江湮塞以後太湖水壅絶不下瀕湖諸邑固並受害而江邊之田亦旱乏灌溉水無宣洩民生憔悴已極矣既欲開江期于西瀉湖水東蘇民困不必復舊時之大觀舊時江面廣五十丈今日國用匱缺錢糧無

措民力凋敝往役難支莫如止開十丈或七八丈苟能永永通水不塞自足以洩湖水而注之海灌枯田而滋其膏矣今日權時救急之策無過于此更有說焉濁潮不止清水日下則江底日深江岸日蝕焉知今日之所謂十丈七八丈不漸為後日之二十丈三十丈以至于復五十丈之舊觀乎此小借民力全用水力日夕而成川其法安在曰清水不下皆繇吳江縣長橋之壅沮湖水東洩之勢不迅故海潮日上湖

水不下而江塞矣盡倣單蘇二公之論以疏通湖尾湖尾通則江口利而清水寧不下乎如欲使濁潮不上非江尾設閘不可江尾者非江之大尾濶盈十里者蓋指通海之處耳古者吳淞水盛春中君從江腰開一浦南洩其水于三泖人遂呼之為黄浦黄浦既開江水遂從浦中南行入泖而西路之江遂塞其塞處名宋家渡今當于宋家渡設一閘潮去則開以洩西來之清流潮來則閉以拒東來之濁湧則此江永

無澱淤之患矣然猶未也朝廷茍能俯採芻蕘我能不費官帑分文不起民間一夫而江自開閘自建請詳言之此江自宋家渡以東勢尚浩瀚無容開也自黄渡以西亦不失故迹不必開也其湮塞處自黄渡之東宋渡之西計其遠近不過三十里耳三十里其長有限非人力所不辦况以舊日江面計之濶處不減五十丈隘處亦不減四十丈今止開十丈為河面則兩端餘地尚存四十丈或三十丈皆茂蘆叢莽久

為豪家專利姑計三十里之長五十四十丈之濶其
為田殆不下二三萬畝畝收其稅三錢歲將及萬金
如是積之三年則三萬金積之五年則五萬金以此
五萬金乘農隙之時而募貧民為傭力約萬金開十
里以三萬金開三十里不築壩不戽水晴則興工雨
則歇作願者執役否者勿強其施為次第自西而東
從黃渡有水處為始進尺則尺進丈則丈不取辦于
一時不苟且于目下務求深一丈五尺而止閘之設

以兩重為要閘岸即築廨宇置閘官一員閘夫五十名以司啓閉之事江道旣通兩端餘地尚不減一二萬畝仍歲收其租以充官吏祿廪修繕廨宇諸費用之不盡又歲歲借以為濬導之資則此江將日深日廣而三吳終免水患此謂以吳淞治吳淞不傷財不害民可久之術也予服其言為作開吳淞江議

王煥如曰嚴衍此議于疏濬最為便易但曰不費一錢江面少斂或亦鑒當事之畏難有激為此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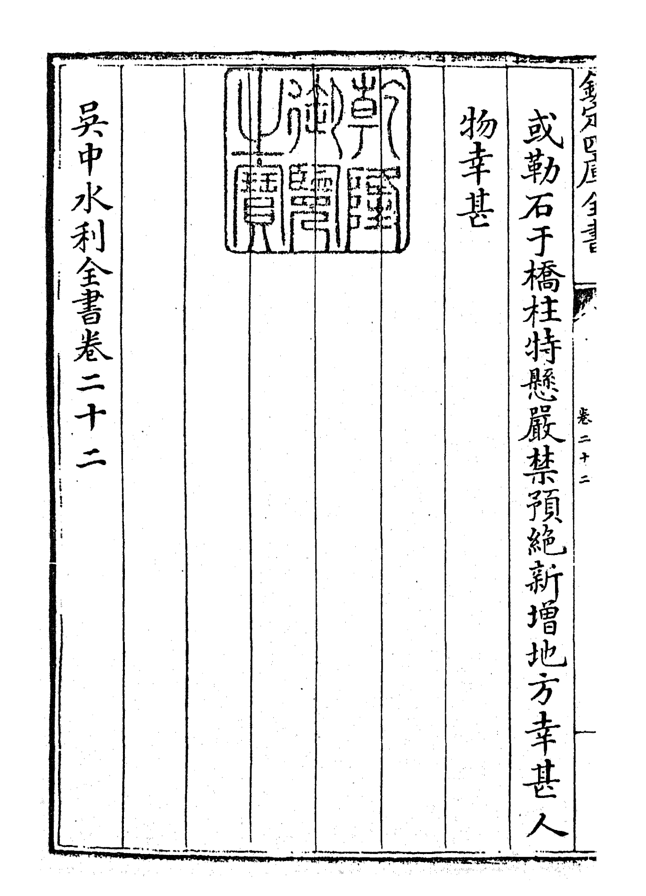
乎物力恐必須措置師其意而約為用使往日汪洋之體不失尤盡善乎總之欲望興舉上下需人為急

周永年請止長橋古湖架屋議

國子生周永年呈為水道宜通不宜塞馬路宜存不宜廢懇禁將來營造漸還夙昔規模事竊照吳江依郭垂虹蜿蜒俗號長橋古名利往處左江右湖之上在昔極目汪洋介縣治學宮之門于今四脈通達一自

水積浮沙漸乃人規厚利或成圍而築岸水路俱蝕
于圍中或架屋以排空橋門悉藏於屋底邇且橋形
已失畔岸水面都變桑田不惟湖流有咽塞之虞東
逝者轉迴南注抑亦縣市無膏澤之潤環遶者概病
乾枯大而妨東南水利江湖久被其澱淤小而失隄
塹規形膠轇莫挽其靈秀歲臨乙亥時屆元宵回祿
為災橋北塊並成煨燼室廬既燬城東門稍覩空明
縱未頓去丘塍以需濬鑿之大舉豈可重添屋宇若

視佔佃為固然向因水政不修故火德代其開闢今若木妖不作將金壤堪必豐登况通江大道最忌蘆梗逆時曾設撩清至近城有路應聽馬馳遇警不免撤屋即前此丈量之後浮漲亦科租而不科糧茲適構焚毀之餘橋梁宜盡虛以期盡復永年生長江鄉既與桑梓共憂患佐修郡乘偏于故實知考求爰因感時以抒懷遂忘出位而言事伏乞俯念澤國何繇成陸深思淪導早冀施工或刋榜于城闉



或勒石于橋柱特懸嚴禁預絶新增地方幸甚人

物幸甚

吳中水利全書卷二十二